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内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户食實封玖伯户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二 起閼逢執徐六月盡彊圉協洽三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上

中和四年六月壬辰東川留後高仁厚奏鄭君雄斬楊師立出降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爲書射城中道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

曰射而亦翻道讀曰導爲于爲翻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當分見兵爲五番見賢遍翻番分晝夜以攻之必矣諸甚逸於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呼火故翻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

月考異曰張彭著舊傳四年七月一日高僕射羽檄入城云云師立自殺七月三日張鄭二將持師立首級出降七月七日高僕射上東川句延慶傳曰三年五月高公進軍東川城下飛檄入城師立首級至成都實録六月丙申高仁厚奏東川都將鄭君雄梟斬楊師立傳首於行在是日詔以仁厚爲東川節度使續實録二月梓州觀察使楊師立反敕差蜀將高仁厚等討平之六月三日收得梓州并楊師立首級至駕前新紀七月辛酉楊師立伏誅今日從

仁厚獻其首及妻子于行在陳敬瑄釘其子於城北釘丁定翻敬瑄三子出觀之釘者呼曰呼火故翻茲事行及汝曹汝曹於後努力領取三子走馬而返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議追黃巢至瑕丘敗之

宋白曰春秋以邾子益來因諸負瑕杜預注云魯邑也高平郡南平陽縣西北有瑕城漢爲瑕丘縣敗補邁翻瑕丘

狼虎谷在泰山東南萊蕪界

丙午巢餘林言斬巢兄爭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於溥黃巢

乾符三年起兵爲盜至是凡十年而滅寶運録曰尚讓降徐州黃巢走至碣山路被諸軍趁逼甚乃謂外甥朱彥之云云外甥再三不忍下手黃巢乃自刎過與外甥外甥將至路被沙陀博野奪却

考異曰續

兼外甥首級一時送都統軍中舊紀七月癸酉賊將林言斬黃巢黃揆黃秉三人首級降舊傳巢入長安徐帥時溥遣將張友與尚讓之衆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將林言斬巢及二弟鄴揆等七人首并妻子函送徐州新紀七月壬午黃巢伏誅新傳巢計窶謂林言曰汝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爲他人利言巢甥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函首將詣時溥而大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今從新傳 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衆三萬從父弟瑾勇冠軍中瑄荀緣翻當作宣瑾渠吝翻冠古玩翻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爲宗權所攻勢甚窘窘渠隕翻求救於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鄉敗補邁翻全忠德之與瑄約爲兄弟朱全忠反覆小人也兵勢單弱則與朱瑄爲兄弟兵勢既彊則反眼爲仇敵必誅屠以快其志而後已如斯人可與共功名哉

秋七月壬午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亥樓受之大亥樓成都羅城正南門樓高駢之築成都羅城既訖功以周易筮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吉孰大焉宜去下存上因名大亥城文德元年改大焉文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播他彫翻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復扶又翻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考異曰張彭著舊傳中和三年五月二十日北路軍前進到黃巢首級妻男今不取其年月而取其事朱全忠擊秦宗權敗宗權于溵水敗補邁翻李克用至晉陽

大治甲兵治直之翻遣楡次鎮將鷹門李承嗣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已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没不返古者授官賜印綬常佩之於身至解官則解印綬至唐始置職印任其職者傳而用之其印或盛之以匣當官者寘之卧内別為一牌使吏掌之以謹出入印出而牌入牌出則印入故謂之牌印全忠仍牓東都陝孟云臣已死行營兵潰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漏失將士皆號泣冤訴號大叫翻請復仇讎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拊循抑止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牙克勤將萬騎在河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疾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唐舊制諸鎮兵出境征討皆仰給度支帥讀曰率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杜預曰殷盛也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辯曲直復扶又翻為于為翻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禀畏矣八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麟州本屬振武節度考異曰新方鎮表中和二年河東節度增領麟州由是昭義分為二鎮澤潞為一鎮邢洺磁為一鎮進克用爵隴西

郡王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隸河東武宗會昌三年分河東雲蔚朔三州置大同軍都團練使次年升爲都防禦使從之九月己未加朱全忠同平章事以右僕射大明宮留守王徽知京兆尹事止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歸徽招撫流散戶口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緒治直之翻粗坐五翻冬十月開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朱全忠之降也義成節度使王鐸爲都統承制除官事見上卷二年降戶江翻全忠初鎮大梁事鐸禮甚恭鐸依以爲援汴滑鄰道而鐸於全忠有恩故欲依以爲援而全忠兵浸彊益驕倨鐸知不足恃表請還朝朝直遙翻徙鐸爲義昌節度使鹿晏弘之去河中也

木示旺

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之俱見上卷本年帥讀曰率及據興元以建等爲巡內刺史不遣之官晏弘猜忌衆心不附王建韓建素相親善晏弘尤忌之數引入臥內數所角翻待之加厚二建相謂曰僕射甘言厚意疑我也禍將至矣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十一月二建與張造晉暉李師泰帥衆數千逃奔行在誘音酉考異曰實録九月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爲禁軍所討棄城奔許州晏弘大將韓建王建張造晉暉李師本軍降田令孜以建等楊復光故將薄其賞皆除諸衛將軍十一月戊午朔建等以軍三千至行在田令孜録爲假子統以舊軍號隨駕五都按建等既降始遣禁軍討晏弘實録云九月晏弘棄城去太早十一月又云建等降重複上云賞薄下云爲假子自相違新傳帝還晏弘懼見討引

兵走許州王建帥義勇四軍迎帝西縣按帝尚在成
鄠云迎帝西縣亦誤也今月從實録事從薛居正五
代史王建韓建傳 令孜皆養爲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
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田令孜先已募新軍五十四都分隸兩神策軍今得
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五將之兵 又遣禁兵討
不敢分其衆隸兩軍別號隨駕五都鹿晏弘得與元
本華原富家子有膽略黄巢陷長安知慤歸鄉里集
年而棄之初宦者曹知慤
壯士據嵯峨山南爲堡自固嵯峨山在京兆雲陽縣北十五里 巢黨
不敢近近其斬翻知慤數遣壯士變衣服語言效巢黨夜
入長安攻賊營數所角翻賊驚以爲鬼神又疑其下有叛
者由是心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内常侍賜金

木示旺

紫知慤聞車駕將還謂人曰吾施小術使諸軍得成
大功曹知慤自言賊衆病於已之宵攻已無固志諸鎮大軍臨之因得成收復京城之功從駕
羣臣但平步往來俟至大散關當閣其可歸者納之
從才用翻行在聞之恐其爲變田令孜尤惡之惡烏路翻密以
敕旨諭邠寧節度使王行瑜使誅之按光啓二年王行瑜斬朱玫三年始命爲邠寧節度使此時蓋爲邠寧將也行瑜潛師自嵯峨山北乘高
攻之知慤不爲備舉營盡殪令孜益驕橫禁制天子
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涕殪壹計翻橫户
將秦誥趙德諲將兵會之孟翻斷丁亂翻語牛倨翻鹿晏弘引兵東出襄州秦宗權遣其
誥伊真翻共攻襄州陷之山南

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劉巨容不肯追滅黃巢欲養寇以自資自以裹陽爲莵裘也而地奪於趙德諲身死於田令孜之手玩寇而邀君果何益哉考異曰實錄光啓元年四月蔡賊攻陷襄州劉巨容死焉新傳晏弘引麾下東出襄鄧宗權遣趙德諲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龍紀元年田令孜殺之按晏弘中和四年十一月已據許州又巨容所以奔成都以天子在蜀故也今從新傳德諲蔡州人也晏弘引兵轉掠襄鄧均房廬壽復還許州鹿晏弘自許州從楊復光勤王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元年宋白曰均州漢武當縣地齊永明七年於今鄖鄉縣置齊興郡西魏置興州尋改豐州周武成元年自今鄖鄉城移延岑城今郡理是也隋改均州因水爲名忠武節度使周岌聞其至棄鎮走晏弘遂據許州考異曰實錄鹿晏弘陷許州殺節度使司岌據其鎮又曰初晏弘據有興元部將王建等帥衆歸行在乃詔禁兵討之晏弘懼棄城歸鄉里周岌聞其至遁去晏弘自稱留後朝

廷因以節旄命之始云殺後云遁去自相違今從其後自稱留後朝廷不能討因以爲忠武節度使十二月已丑陳敬瑄表辭三川都指揮招討制置安撫等使從之去年以楊師立舉兵敬瑄兼三川都指揮等使師立既死故辭之初黃巢之起也建州人陳巖聚衆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爲團練副使泉州刺史左廂都虞侯李連有罪亡入溪洞巖擊敗之敗補遷翻鎰畏巖之逼表巖自代壬寅以巖爲福建觀察使巖爲治有威惠閩人安之治直吏翻逐福建觀察使鄭鎰自知使務又曰十二月壬寅以巖爲福建觀察使考異曰實錄七月泉州刺史陳巖逐鎰鎰逼鎰薦已爲代朝廷因命之按巖既逐鎰則鎰不在福州巖安能逼之

薦已新王潮傳亦曰黃將窮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帥衆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鎰自領州詔即授刺史按劉恕閩録黃巢陷閩越巖聚衆千餘人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爲團練副使左廂都虞侯李連騎慢不法縱其徒爲郡人患巖將按誅之連奔谿洞中合衆攻福州巖擊破之鎰表巖自代拜觀察使仍從之 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厚於奉養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如承平之態魏博節度使樂彦禎之子從訓伏卒數百於漳南高雞泊圍而殺之及賓僚從者三百餘人皆死掠其資裝侍妾而還史言王鐸以承平之態馭亂世至於喪身亡家誨盜誨淫自取之也從才用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彦禎奏云爲盜所殺朝廷不能詰 賜邠寧軍號曰靜難 難乃旦翻 是歲餘杭鎮使陳晟逐睦州刺史柳超頗

州都知兵馬使汝陰王敬堯逐其刺史 汝陰漢縣唐帶潁州堯如字 招翻 各領州事朝廷因命爲刺史 均州賊帥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州城刺史呂燦不知所爲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 武當漢縣唐帶均州江南漢江之南也帥所類翻將即亮翻 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之卒太多州人懼於剽掠 剽匹妙翻 尚以爲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爲前道 道讀爲導一讀如字 以請爲前道告諭爲一句言先路告諭均州之人也請爲于僞翻 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爲然從之既度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 從才用翻 江北軍望之俱

潰山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上晡掌翻考異曰薛洋州節度使舊佐奏辟居正五代史行襲傳曰通秦蜀道由是益知名新傳爲行軍司馬請將兵鎮谷口均州劉巨容因表爲刺史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爲行軍司馬使領兵搤谷口以通秦蜀新紀光啓元年四月武當賊馮行襲陷均州逐刺史呂烜在劉巨容奔成都後行襲傳云巨容以功上誤也今從薛史按若以薛史爲據當言洋州節度使上其功有長山當襄鄧入蜀之道羣盜據之抄掠貢賦抄楚交翻行襲討誅之蜀道以通

爭昌符知留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爲鳳翔節度使考異曰諸書皆無昌言卒年月惟實録於李昌符傳中云李昌言病請昌符權留後昌言死詔除節度使按實録中和三年五月昌言加檢校司徒光啓元年二月昌符始見故以昌言薨附於中和四年之末

王賢貴

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扶又翻命將出兵寇掠鄰道陳彥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詰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陝虢張眚陷汝鄭盧瑭攻汴宋自孫儒以下事皆在是年之後史槩之言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子遺眚之曰翻子吉列翻失也按子單也孤也無子毛萇曰子遺子然遺遺者言無孤單之遺餘也無子也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以供軍糧從才用翻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爲患光啓元年是年三月改元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己卯車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荊南監軍朱

敬玫所募忠勇軍皋橫陳儒患之鄭紹業鎮荆南
也廣明元年朱敬玫募忠勇軍鄭紹業鎮荆南亦是年也事並見上卷橫尸孟翺遣大將申
屠琮將兵五千擊黃巢於長安軍還儒告琮使除之
忠勇將程君從聞之帥其衆奔朗州帥讀曰率琮追
擊之殺百餘人自是琮復扶又翻專軍政復扶又翻雷滿屢攻掠
荆南儒重賂以却之淮南將張璮韓師德叛高駢據
復岳二州自稱刺史儒請璮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
度副使將兵擊雷滿師德引兵上峽大掠上時掌翻峽巫峽也
歸于岳州璮還兵逐儒而代之儒將奔行在璮劫還
囚之中和二年陳儒代鄭紹業至是而敗璮遣渭州人性貪暴荆南舊將

吏滅殆盡先是朱敬玫屢殺大將及富商以致富先悉薦翻
朝廷遣中使楊亥晦代之敬玫留居荆南嘗曝衣
環見而欲之遣卒夜攻之殺敬玫盡取其財環惡牙
將郭禹慓悍惡烏路翻慓匹妙翻悍下罕翻又矣旰翻欲殺之禹結黨千
人亡去庚申襲歸州據之自稱刺史禹青州人成汭
也因殺人亡命更其姓名禹先爲盜詣陳儒降以爲將更工衡翻按薛史成汭
少年任俠乘醉殺人爲讎家所捕因落髮爲僧冒姓郭氏

南康賊帥盧光稠

陷夔州自稱刺史以其里人譚全播爲謀主南康漢
地吳分南野置南安縣晉改爲南康唐屬虔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里考異曰歐陽脩五代史曰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光稠狀貌雄偉無他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爲人唐末羣盜起

全播聚衆立光稠爲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推光稠爲之謀主潮取其虔韶二州十國紀年全播推光稠爲之謀主所向克捷光啓初據虔州光稠自稱刺史天復中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按新紀光啓元年正月光稠陷虔州天復二年陷韶州歐陽脩以爲同時取虔韶二州誤也今從新紀

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爲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秦宗權責租

王緒之兵自此入閩爲王潮兄弟割據之資

之於焦夷焦夷在亳州城父縣界按薛史梁紀龍德元年改亳州城父縣爲酂縣酂城父縣爲夷父縣焦夷縣爲夷父則焦夷時已爲縣酂城父當作城父

二月丙申車駕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荊棘蒲城狐兎縱橫縱子容翻上凄然不樂樂音洛

考松山

已巳赦天下改元改元光啓時朝廷號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劒南嶺南數十州而已秦宗權稱帝置百官考異曰舊宗權傳但云巢賊既誅僭稱帝號實録明年襄王即位宗權已稱帝不從新舊紀皆無之不知宗權以何年月稱帝今因時溥爲都統書之詔以武寧節度使時溥爲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彊惡烏路翻考異曰太祖紀年録薛居正五代史作王景崇誤也今從舊紀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爲姪鄴娶克用女爲于僞翻又河北諸鎮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此山東謂恒山以東伺相吏翻終爲已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易州之地本燕南界中山本屬

趙國故曰燕趙之餘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說式芮翻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極無極漢古縣因無極山而名唐蜀定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處存告急於克用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閏月秦宗權遣其孛宗言寇荊南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爲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員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貢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調徒弔翻度徒洛翻華户化翻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

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榷之宋白曰雨池鹽務舊隸度支其職是諸道巡院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郎中主池務遂奏置榷鹽使解户買翻榷苦岳翻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天子幸蜀內外百司各失其官守王重榮竊據河中得專鹽池之利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隸鹽鐵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唐會要元和十五年改河北稅鹽使爲榷鹽使其後復失河北止於安邑解縣兩池置榷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論盧昆翻說也辯也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中使覘丑廉翻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使河中使疏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

數令孜罪惡數所具翻責其無禮監軍爲講解爲于僞翻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五月令孜徙重榮爲泰寧節度使齊克讓爲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仍詔李克用以河東兵援處存赴鎮爲李克用王重榮連兵犯關張本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敗補邁翻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復扶又翻下同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既得易州驕怠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造七到翻盧龍兵以爲羊

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李全忠走

加陝虢節度使王重盈同平章事　李全忠既喪師喪息浪翻恐獲罪收餘衆還襲幽州六月李可舉窘急舉族登樓自焚死乾符二年李茂勳得幽州二世十一年而滅全忠自爲留後　東都留守李罕之與秦宗權將孫儒相拒數月罕之兵少食盡棄城西保澠池宗權陷東都九域志澠池縣在都城西一百五十六里澠彌兗翻孫儒陷東都而曰宗權者儒宗權將也　秋七月以李全忠爲盧龍節度使

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無所差別也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言齊是非一功

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復扶又翻下同宜稍振典刑以威
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
其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户尋賜死宋白曰萬州春秋夔國之地秦
漢爲朐忍縣地後魏分朐忍之地置安卿及魚泉縣
後周置萬川郡兼立南州唐置浦州貞觀初改萬州
以舊萬川郡爲稱考異曰實録不言令孜黨爲誰
按蕭遘等請誅令孜表云韋昭度無致君許國之心
多醜正比頑之迹令孜黨蓋謂昭度也續寶運録曰
七月三日表入上覽之不悅顧謂侍臣曰藩鎮若見
此表深爲忿恨自此猜間其何可堪至二十八日敕
貶濬爲萬州司户疑三日脱誤當爲二十三日今從
實録滄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全玫立牙將盧彦威爲
留後全玫奔幽州以保鑾都將曹誠爲義昌節度使
保鑾神策五十四都之一也以彦威爲德州刺史孫儒據東都

月餘燒宮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卷讀曰捲城中寂
無雞犬李罕之復引其衆入東都築壘於市西而居
之城大難守且無居人故築壘以自保聚見上卷中和三年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
離間君臣間古覓翻數令孜十罪數所具翻令孜結邠寧節度
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處存亦上言
幽鎮兵新退臣未敢離易定幽鎮兵謂李可舉王鎔之兵離力智翻且
王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改易詔趣其上
道趣讀曰促上時掌翻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龔君武閉
城不內而還河中節度統晉絳慈隰等州君武重榮之巡屬龔置大夫龔芮之後以采邑爲

姓還從宣
翻又如字　洛州刺史馬爽與昭義行軍司馬奚忠
信不叶起兵屯邢州南脅孟方立請誅忠信既而衆
潰爽奔魏州忠信使人賂樂彥禎而殺之　秦宗權
攻鄰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州距蔡百餘里兵力甚
弱刺史趙犨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犨爲蔡
州節度使犨德朱全忠之援自中和三年以來黃巢
攻逼惟倚朱全忠爲援與全忠結昏凡全忠所調發無不立至
調力鈞翻奉全忠者趙犨也蹙梁祚者趙犨子孫也　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
少詩沼翻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
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崎丘奇翻嶇音區緒召潮等責之

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
法也三子曰王潮兄弟三人從緒　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
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
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先悉薦翻將
士皆爲之請乃捨之爲于僞翻下竊爲爲之同有望氣者謂緒曰
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已及氣質
甥岸者皆殺之劉行全亦死衆皆自危曰行全親也
行全緒妹夫也故云然　且軍鋒之冠猶不免況吾屬乎行至南
安冠古玩翻吳置東安縣晉武帝更名晉安隋改曰南安唐屬泉州九域志在州西一十二里
王潮說其前鋒將曰說式芮翻吾屬違墳墓捐妻子羈旅

外鄉爲羣盜謂棄光壽而入閩也豈所欲哉乃爲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子子者受誅且盡子子特立之貌子須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爲前鋒吾竊爲子危之竊爲僞翻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出潮爲之謀伏壯士數十人於篁竹中伺緒至挺劒大呼躍出挺劒拔劒也呼火故翻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中和元年王緒起兵爲盜至是爲王潮所囚按新書王潮傳縛王緒者即劉行全也與此小異通鑑所書本之路振九國志潮推前鋒將爲主前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爲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爲主誰敢先之先悉薦翻相推讓數四推吐雷翻卒奉潮爲將軍卒子恤翻緒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豪無犯行及沙縣永徽六年分建安置沙縣西一百二十四里宋白曰沙縣古南平餘跡也晉爲延平縣太元四年改爲沙縣屬汀州九域志在南劒州南劒州唐武德初立爲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廖力救翻今俗音力弔翻姓也帥着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爲州將帥讀曰率將即亮翻潮乃引兵圍泉州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爲三川及峽內諸州都指揮制置等使唐分三川各自爲一鎮峽內諸州歸峽屬荊南節度今陳敬瑄皆指揮制置之田令孜右之也蔡軍圍荊南蔡軍秦宗權所遣秦宗言之軍也馬步使趙匡謀奉前節度使陳儒以出是年正月張瓌囚陳儒留後張瓌覺之殺匡及儒冬十月癸丑秦宗權

敗朱全忠于八角救於李克用

九域志汴州浚儀縣有八角鎮敗補邁翻

每連衡入覲於天子指陳利害規畫方略於是拗怒滋甚時田令孜惡太祖與河中膠固奏云王重榮求不可處之近輔定州天子從之重榮憤憤不悅告於太祖移重榮於定州王處存忠孝盡心請授以蒲帥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克用曰此是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按時朝廷踈忌重榮克用亦知之從紀年録事

考異曰太祖紀年録曰朱玫李昌符太祖拗怒滋甚時田令孜惡太祖與河中膠固奏云王重榮求不可處之近輔定州天子從之重榮憤憤不悅告於太祖移重榮於定州王處存忠孝盡心請授以蒲帥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克用曰此是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按時朝廷踈忌重榮克用亦知之從紀年録事

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

考異曰太祖紀年録曰朱玫李昌符太祖拗怒滋甚時田令孜惡太祖與河中膠固奏云王重榮求不可處之近輔定州天子從之重榮憤憤不悅告於太祖移重榮於定州王處存忠孝盡心請授以蒲帥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克用曰此是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按時朝廷踈忌重榮克用亦知之從紀年録事

日主上新返正大臣播棄此際無辜遽被斥逐明公當鑑其深心今日使僕安歸會太祖憤怒朱玫輩即報曰當與公提鼓出汜水開誅逆賊之後則去此鼠輩如疾風之去鴻毛耳重榮曰吾地迫邠岐公若東出關二兇必傳吾城下不若先滅一兇去其君側歐陽脩五代史重榮使人紿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克用曰此是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按時朝廷踈忌重榮克用亦知之從紀年録事

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

朱全忠攻克用於上源驛朝廷不能治其罪故克用以爲怨

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爲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易以豉勸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近其靳翻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恥上遣使者諭釋釋解也冠蓋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數所角翻積子賜翻聚從遇翻又皆如字或刺殺近侍刺七亦翻聲云克用所爲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鄜

延靈夏等軍咎三萬人如鄜如延以一州爲一鎮使
掃境出師一鎮亦恐不及三萬人之數田令孜張大言之耳
考異曰新令孜傳云令孜自將討重榮帥玫等兵三萬壁沙苑今從實録
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死重榮與玫等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玫昌符大敗
考異曰新傳曰克用上書請誅令孜玫帝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玫走還邠州與昌符皆恥爲令孜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克用逼京師令孜計窮乃劫帝夜啓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宮室廬舍什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宮城唯昭陽蓬萊三宮僅存按令孜奉車駕幸近藩避亂其志亦俟兵退復還何爲火宮城殆必不然實録六月令孜遣邠岐討重榮九月邠岐始屯沙苑重榮求援於克用十一月克用重榮對壘于沙苑表請誅令孜朱玫十二月重榮合戰朱玫敗走太祖紀年録十一月重榮遣使乞師且言二鎮欲加兵於已太祖欲先討朱溫重榮請先滅二鎮太祖表言二鎮黨庇朱溫請自渭北討之亦不言其附令孜玫河中也又言重榮與邠鳳兵對壘月餘十二月太祖度河與朱玫戰朱玫敗走若自九月至十二月非止月餘矣疑實録遣邠岐討河中及邠岐屯沙苑太近前今並因十二月戰沙苑見之
各走還本鎮玫還邠州昌符還鳳翔
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
開遠門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
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
自中和三年黃巢東走王徽即補葺長安宮室葺七入翻至是復

爲亂兵焚掠無子遺矣 復扶一又翻 是歲賜河中軍號護國

二年春正月鎮海牙將張郁作亂攻陷常州 考異曰皮光業見聞録曰郁潤州小將也周寶差郁押兵士三百人戍於海次因正旦酗酒殺使府安慰軍將度不免禍遂作亂潤州差拓拔從領兵討之郁自常熟縣取江陰而入常州刺史劉革到任方一月親執牌印於戟門而降新紀曰正月辛巳郁陷常州按皮録但言郁以正旦殺安慰軍將耳非當日即陷常州新紀誤也

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復以飛龍使楊復恭爲樞密使 田令孜擯斥楊復恭事見上卷中和三年

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此宮謂行宮也劫上幸寶雞黃門

衛士從者纔數百人 從才用翻 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直禁中 天子行幸所至宿次之地宿直各有其次與宮禁無異故行宮內亦謂之禁中 聞之步追乘輿 乘繩證翻 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 遺馬棄而不及收者 無羈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雞 九域志寶雞縣在鳳翔西南六十五里 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之子 杜審權見二百四十九卷宣宗大中十三年 緯殘之孫也 孔殘見憲宗紀 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鄠 鄠音戶 九域志鄠縣在長安南六十里 遇盜皆失之朝士追乘輿者至盩厔 九域志盩厔在鳳翔東南二百里音舟窒 爲亂兵所掠衣裝殆盡庚寅上以孔緯爲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

留寶雞以待之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帝始焉避播遷其禍皆本於田令孜弄權天下共忿疾之朱玫而出再致黃巢而奔李昌符亦恥爲之用且憚李克用王重榮之彊更與之合蕭遘因邠寧奏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唐末藩鎮遣其屬奏事皆謂之奏事官判官幕府右職也朱玫遣之奏事行在所故曰奏事官以別於尋常奏事官蕭遘爲相天子播越而不能制又不能死既不能死又不能召朱玫尋有不臣從惡得無罪遣召朱玫亟迎車駕朱玫尋有異圖蕭遘爲法受惡基於此矣癸巳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詣宰相欲宣詔召之蕭遘裴澈以令孜在上側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行在趣讀曰促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唐志御史大夫之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屬焉二曰殿院侍御史屬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屬焉泣謂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爲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爲謀請從此辭乃詣李昌符請騎衛送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騎送之邠寧鳳翔兵追逼乘輿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潘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敗補邁翻聞音問田令孜奉上發寶雞留禁兵守石鼻爲後拒潘氏在寶雞西南亦曰靈壁蘇軾曰鳳翔府寶雞縣武城鎮即俗所謂石鼻寨也諸葛武侯所築城去寶雞三十里置感義軍於興鳳二州以楊晟爲節度使守散關興州漢武都郡沮縣地自晉及宋魏爲武興藩王楊氏之國魏

滅楊氏爲武興鎮尋改東益州唐爲興州今州城即古武興城也鳳州漢武都郡故道河池二縣之地後魏爲仇池鎮孝昌中置南岐州廢帝三年改爲鳳州以西界有鳳凰山而名　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糅女救翻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爲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劒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異曰考毛文錫王建紀事云光啓二年正月辛巳車駕次陳倉二月辛亥朱玫遣兵攻逼行在庚申陷虢縣二月甲午將移幸梁洋以上爲清道斬斫使戊邠師至石鼻已亥石鼻不守庚子寇逼寶雞辛丑車駕南引今但取其事不取其月日　上以傳國寶授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從才用翻大散嶺在鳳州梁泉縣松陵堡南　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設翻　王建扶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旣覺始進食枕之鴆翻覺居效翻解御袍賜建曰以其

有淚痕故也車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石鼻軍潰玫長驅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煴肅宗之玄孫也煴肅宗子襄王僩之曾孫音於云翻又於問翻有疾從上不及留導塗驛在石鼻亦謂之石鼻驛爲玫所得與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太原　二月王重榮朱玫李昌符復扶又翻以前東都留守鄭從讜爲守太傅兼侍中　考異曰新宰相表從讜入三公門不爲眞相按新傳拜司空復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至興元以太子太保還第新表誤也　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絕險要燒郵驛上由他道以進山谷嵚嶇邠軍朱玫之軍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三月壬

千石君涉棄鎮逃歸朱玫石君涉黨於邠岐車駕猝至故棄鎮而逃癸未
鳳翔百官蕭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
之初昭度因供奉僧澈結宦官得爲相昭度爲相見
卷廣明元年二百五十四
澈師知亡鄙澈所爲昭度每與同列詣知亡
皆拜之知亡揖使詣澈啜茶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
遵美迎上于西縣節度使既逃故監軍自迎車駕後
初改曰西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縣在府西一百里
宋白曰西縣本名白馬城又曰濾江城宋於此城僑
立華陽郡後魏置嵫冢縣隋大業分漢沔陽縣置嵫冢縣隋大業
隋大業三年改爲西縣丙申車駕至興元
業見聞錄正月乙酉車駕次寶雞辛亥朱玫將跰跌師瑀逼行在破楊
巳次陳倉二月辛亥朱玫將跰跌師瑀逼行在破楊
晟於湄氏庚申陷虢縣三月甲午僖宗將移幸梁洋
戊戌邠師至石鼻巳亥石鼻不守庚子寇逼寶雞辛

丑車駕南引四月庚申達褒中舊紀正月戊子田令
孜迫乘輿幸興元庚寅次寶雞癸巳朱玫至鳳翔令
孜聞邠軍至奉帝入散關三月丙申車駕至興元唐
年補錄三月十七日車駕至興元即丙申也實錄正
月乙酉車駕次寶雞戊子癸巳三月丙申與舊紀同
新紀正月戊子如興元癸巳朱玫寇鳳翔三月丙
申次興元諸書月日不同如此若依新舊紀實錄則
離寶雞六十四日乃至興元似太緩若依紀事則寶
雞危逼之地車駕留彼八十日似太久要之僖宗以
棧道燒絕自他道崎嶇至山南容有六十日之久至
於留寶雞八十日必無此理今從新舊紀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
士承旨兵部尚書杜讓能並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保鑾都將李鋋等敗邠軍於鳳州鋋音蟬敗
補邁翻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調本道穀十五萬斛以濟國用調徙
鈞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以尚書左丞盧渥爲

戶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留後以嚴遵美爲內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武德四年分利州之綿谷置三泉縣本漢葭萌縣地後魏正始中分置三泉縣以界內三泉山爲名九域志在府西南二百一十里帥讀曰率晉暉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兵屯黑水從駕五都王建以一都戍三泉暉造以四都屯黑水黑水在興元成固縣西北太白山南流入漢諸葛亮戍所謂朝發南鄭夕宿黑水者也修棧道以通往來以建遥領壁州刺史將帥遥領州鎮自此始陳敬瑄疑東川節度使高仁厚欲去之去羌呂翻下同遂州刺史鄭君立起兵攻陷漢州進向成都敬瑄遣其將李順之逆戰君立敗死敬瑄又發維茂羌軍擊仁厚殺之考異曰張彭耆舊傳不言仁厚所終惟數敬瑄六錯云太師殺高仁厚一錯又云高僕射權謀智勇累有大功於太師又極忠孝若在王司徒不過梓潼昭宗實録文德元年八月仁厚楊師立羅元杲王師本俱贈官云皆先朝以疑似獲罪今從新紀新傳參以二書自他仁厚事更無所見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得復京城天下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爲敕使之榮勤王之功楊復光實預有之田令孜以其出於北司眩惑人主以爲己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易置王重榮以召亂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言遘召玫使迎車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

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讓曰主上踐阼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不容俟旦罪皆在令孜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讓不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夏四月壬子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于石鼻驛玫使蕭讓爲冊文讓辭以文思荒落（思相吏翻）乃使兵部侍郎判户部鄭昌圖爲之乙卯熅受冊玫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考異曰實錄玫自補大丞相按唐無此官又下五月玫自加侍中蓋唐末著小說者謂平章事或侍中爲大丞相耳實錄因其文而誤也）帥百官奉熅還京師（事至於此蕭讓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帥讀曰率）以鄭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户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牋賀受冊（上之出長安百官不扈從而奔河中者謂之河中百官）田令孜自知不爲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使自除西川監軍使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二月以令孜爲西川監軍舊傳云令孜懼引楊復恭代已從幸梁州求爲西川監軍新傳云令孜留不去及帝病乃赴成都表解官求醫蓋取張彭之說耳按王建紀事四月庚申達褒中令孜以罪貶盈且慮禍及於是自授西川

監軍使以避指斥復規與敬瑄爲巢窟令從之往依陳敬瑄爲敬瑄令孜併命張本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晉暉爲集州刺史李師泰爲忠州刺史王建等歸田令孜見

上中和四年十一月 五月朱玫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遘爲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鄭昌圖判户部以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中書令充江淮鹽鐵轉運等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爲嶺南東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鎮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諭河北户部侍郎楊陟宣諭江淮諸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

蔣泉

駢仍奉牋勸進 史言僖宗再幸山南天下已絶望矣其得還者幸也呂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已諸所施爲不復咨稟 復扶又翻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蒂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鄭杞前知廬州事董瑾杞曰此固爲晚矣 言駢早不知覺用之問策安出杞曰曹孟德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 後漢末曹操避董卓之難間行東歸過故人呂伯奢伯奢出五子備賓主禮操聞食器聲以爲圖己手劒殺八人而去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孟德曹操字也鄭杞蓋勸用之圖駢 明日與瑾共爲書一緘授用之其語祕人莫有知者 杞瑾謀見下卷光啓三年 蕭遘稱疾歸永樂 按新書遘弟遵爲永樂令

講往從之永樂縣屬河中府武德初置宋白曰永樂縣本漢河北縣地周武帝武成二年改爲永樂保定二年省以地屬芮城唐武德二年分芮城復置樂音洛德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

與朱玫同謀立襄王既而玫自爲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興元詔加昌符檢校司徒朱玫遣其將王行瑜將邠寧河西兵五萬追乘輿自代宗時河西沒于吐蕃宣宗復河湟張義潮收涼州河西復羈屬於唐咸義節度使楊晟戰數却數所角翻棄散關走行瑜進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之往也從官衛士皆乏食從才用翻上涕泣不知爲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上卷中和三年復恭其兄也若遣重

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于河中齎詔諭重榮重榮即聽命遣使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戊戌襄王煴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六軍變擾蒼黃晏駕吾爲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蓋古盍翻說式芮翻寓言上之播越由克用與王重榮兵逼京城爲天下之所歸咎今不誅玫黜李煴無以自湔洗湔則前翻弟於李克用舊乃奏遣劉崇望齎詔宣諭兼達復恭之意重榮克用皆聽命按後唐太祖紀年録僞使至太原太祖詰

其事狀曰皆朱玫所爲將斬之以徇大將蓋寓等言云云太祖燔僞詔械其使馳檄喻諸鎮曰今月二十日得襄王僞詔及朱玫文字云田令孜脅遷鑾駕播越梁洋行至半塗六軍變擾遂至荅黃而晏駕不知殺逆者何人永念不基不可無主昨四鎮藩后推朕纂承已於正殿受冊畢改元大赦者李煜出自贅疣名汙藩邸智昏菽麥識昧機權李符虜之以塞辭朱玫賣之以爲利呂不韋之奇貨可見姦邪蕭曲誠之土囊期於匪夕近者當道徑差健步奉表起居行朝見駐巴梁宿衛比無騷動而朱玫脅其孤駭自號台衡敢首亂階明言晏駕熒惑藩鎮凌弱廟朝云云按舊儀恭崇望傳及諸家五代史亦不言克用因復恭崇望而推戴僖宗今不取又於時煴未即位改元僞詔亦恐非也編遺録二年春正月壬午唐室有襄王之亂僖宗駐蹕梁洋襄王遂下僞命以檢校太傅令邸吏左環賫所授僞官告一通左環至具事以聞上怒切責環將加其罪久乃赦之遂令焚毀於庭按正月朱玫未立襄王編遺録亦誤也今從薛居正五代史梁紀

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移檄鄰道稱玫敢欺

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發蕃漢三萬兵進討凶逆當共立大功寓蔚州人也蔚紆勿翻敗之於尉氏南敗補邁翻癸巳遣都將郭言將步騎三萬擊蔡州六月以亳蹕都將楊守亮爲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亳蹕都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守亮本姓訾名亮訾即移翻漢書功臣表有樓虛侯訾順曹州人與弟信皆爲楊復光假子更名守亮守信更工衡翻李克用遣使奉表稱方發兵濟河除逆黨迎車駕願詔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先悉薦翻人情恟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

山南諸鎮由是帖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爲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漢以京兆馮翊扶風爲三輔唐京畿之地是也）別有進止　衡州刺史周岳發兵攻潭州欽化節度使閔勗招淮西將黃皓入城共守（淮西將秦宗權將也）皓遂殺勗（中和元年閔勗據潭州至是而敗）鎮海節度使周寶遣牙將丁從實襲常州（考異曰軍將丁從實陷常州今從皮氏見聞録）逐張郁郁奔海陵（是年正月張郁陷常州）依鎮遏使南昌高霸霸高駢將也鎮海陵有民五萬戶兵三萬人　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節度使鹿晏弘（中和四年晏弘據許州至是敗亡）王行瑜進攻興州感義節度

使楊晟棄鎮走據文州詔保鑾都將李鋌亶踵都將李茂貞陳佩屯大唐峯以拒之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李茂貞始此）　更命欽化軍曰武安以衡州刺史周岳爲節度使

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爲留後　王潮拔泉州殺廖彥若（去年八月王潮圍泉州至是乃拔之　考異曰新紀八月王潮陷泉州刺史劉彥若死之按諸書皆云廖彥若新紀作劉恐誤）潮聞福建觀察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巖表潮爲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沈持林翻）既得泉州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慙自

殺　九月朱玫將張行實攻大唐峯李鋋等擊却之
金吾將軍蒲存與邠軍戰破之復取興州（復扶又翻）進守
萬仞寨　李克修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將呂臻於焦
岡拔故鎮武安臨洛邯鄲沙河（九域志洛州武安縣有固鎮）鎮以大
將安金俊爲邢州刺史
等勸進於襄王煴（璩其於翻）冬十月煴即皇帝位改元建
貞遥尊上爲太上元皇聖帝　董昌謂錢鏐曰汝能
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考異曰實録辛未以杭州刺史董昌爲浙東觀察使按此年十一月繆始拔越州十二月擒漢宏昌始自稱知浙東軍府事實録誤也）鏐曰然不取
終爲後患遂將兵自諸暨趨平水（趨七喻翻）鑿山開道五

百里出曹娥埭（九域志越州會稽縣有平水鎮曹娥鎮平水今在越州東南四十餘里自此南踰山出小江泝溪而東二十里至曹娥埭埭徙耐翻）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豐山
降之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鏐與浙東軍自武寧（軍自咸通罷節鎮之後尋復節鎮改爲感化軍中間有書武寧者誤也是後時溥既死朱梁始復徐州爲武寧軍）聚衆三百走度江襲蘇州據之雄自稱刺史稍
感化牙將張雄馮弘鐸得罪於節度使時溥（徐州本號武寧）
聚兵至五萬戰艦千餘自號天成軍　河陽節度使諸
葛爽薨大將劉經張全義立爽子仲方爲留後全義
臨濮人也（武德四年分雷澤縣置臨濮縣屬濮州南六十里濮博木翻）李
克脩攻邢州不克而還出戰又敗之孟方立求救於

鎮州王鎔出兵三萬赴援我軍乃退舊鎔傳是時天子蒙塵九有羣沸河東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結納以修和好晉軍討孟方立於邢州鎔助克用攻邢州也未知孰是常奉以芻糧據此則鎔助克用攻邢州也未知孰是今皆不取

十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宏奔台州考異曰實錄漢宏被殺在董昌除浙東前據范坰吳越備史漢宏敗走至十二月死皆有日今從之

義成節度使安師儒委政於兩廂都虞侯晏杜標二人驕恣軍中忿之小校張驍潛出聚衆二千攻州城師儒斬晏標首諭之軍中稍息天平節度使朱瑄謀取滑州遣濮州刺史朱裕將兵誘張驍殺之朱全忠先遣其將朱珍李唐賓襲滑州入境遇大雪珍等一夕馳至壁下百梯並升遂克之虜師儒以歸考

異曰實錄告於行在命全忠兼領義成節度使按大順元年始以全忠兼宣義節度使全忠猶辭以授胡真此際未也實錄誤

全忠以牙將江陵胡真知義成留後義成自此屬朱全忠

田令孜至成都請尋醫許之解西川監軍使

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州以蒲存爲鳳州防禦使

楊復恭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以朱玫職任授之也難乃旦翻

王行瑜戰數敗屢爲李鋌蒲存等所破數所角翻

恐獲罪於玫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甲寅行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此諸軍所以於戊寅得取鳳州

玫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

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裴澈鄭昌圖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奔河中帥讀曰率王重榮詐爲迎奉執熅殺之襄王熅自監國至竊號涉八月而敗因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

台州刺史杜雄誘劉漢宏執送董昌斬之廣明元年劉漢宏得浙東至是而七月丙午杜雄執漢宏按十二國紀年十二月丙子朔無丙午紀年誤昌徙鎮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錢鏐知杭州事爲錢鏐以杭州跨有二浙張本

王重榮函裹王熅首至行在刑部請御興元城南樓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爲熅爲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爲罪耳禮

公族罪在大辟君爲之素服不舉記文王世子公族讞于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其有死罪者有司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辟公三宥之有司不對走出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爲于僞翻廢爲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盈孫侑之孫也殷侑見二百四十二卷文宗大和二年

河陽大將劉經畏李罕之難制自引兵鎮洛陽襲罕之於澠池爲罕之所敗敗補邁翻下同經棄洛陽走罕之追殺殆盡罕之軍于鞏鞏漢古縣唐屬河南府十里將度河經遣張全義將兵拒之時諸葛仲方幼弱九域志在府東一百一政在劉經諸將多不附全義遂與罕之合兵攻河陽

爲經所敗罕之全義走保懷州　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戍蔡州拒黃巢扶溝馬殷隸軍中以材勇聞扶溝漢縣中廢隋復置唐屬許州陳留風俗傳小扶亭有洧水之溝因以名縣九域志在汴州南一百九十里馬殷始此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宗權遣儒攻陷鄭州刺史李璠奔大梁廣明元年璠孚表翻儒進陷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奔大梁諸葛爽得河陽及子而敗儒自稱節度使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初長安人張佶爲宣州幕僚惡觀察使秦彥之爲人棄官去過蔡州宗權留以爲行軍司馬佶謂劉建鋒曰秦公剛鷙而猜忌亡無日矣吾屬何以自免建鋒方自危遂與佶善佶其吉翻惡烏路翻爲南本張劉建鋒張佶協力取湖考異曰妖亂志作張敖吳錄作張澈今從十國紀年壽州刺史張翺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廬州刺史楊行愍遣其將田頵李神福張訓拒之敗績邁翻滁州刺史許勍襲舒州刺史陶雅奔廬州中和四年行愍使雅取舒州行愍敗補邁翻更工衡翻駢命行愍更名行密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云勇克讓今從舊傳高逐秦宻節度使齊克讓自稱留後瑾將襲兗州求昏於克讓乃自鄆盛飾車服私藏兵甲以赴之親迎之夕甲士竊發逐克讓而代之秦宻節度使安陸賊帥周通迎魚敬翻朝廷因以瑾爲

攻鄂州路審中亡去中和四年路審中據鄂州帥所類翻下同岳州刺史杜洪乘虛入鄂自稱武昌留後朝廷因以授之湘陰賊帥鄧進思復乘虛陷岳州湘陰漢羅縣地宋分置湘陰縣唐武德八年省羅縣入焉屬岳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二百七十里復扶又翻年去年九月圍荊南秦宗言圍荊南二年張瓌嬰城自守城中米斗直錢四十緡食甲鼓皆盡擊門窜以警夜死者相枕枕職任翻宗言竟不能克而去

三年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爲靜難軍節度使以朱玫之官賞之難乃旦翻紀以洋州爲武定節鎮邕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據舊邕蹕都頭楊守宗爲金商節度使右衛

大將軍顧彥朗爲東川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彥朗豐縣人也辛巳以董昌爲浙東觀察使錢鏐爲杭州刺史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而數爲所敗恥之數所角翻敗補邁翻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患兵少二月以諸軍都指揮使朱珍爲淄州刺史募兵於東道淄州本平盧巡屬全忠欲募兵於東方輒以刺史授珍期以初夏而還薛居正五代史曰使朱珍募兵於東道懼蔡人暴其麥期以夏首迴歸戊辰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然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考異曰實錄載敕曰令孜雖已削奪在身官爵宜剝服色配端州長流百姓新傳曰削官爵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行張彭耆舊傳曰大駕廣明二年春孟

到蜀叟嘗接識北司諸宦子弟有光啓承旨似先大夫爲叟言去年黃巢凌犯聖上蒼忙就路諸王多是徒行壽王至斜谷行不得襪一足跣一足偃卧磚石上田軍容在後收拾驅壽王壽王起告軍容行不得與箇馬騎軍容云山谷間何處得馬以鞭一扶之令行雖迴首無言更心深銜此恨爾後經今八年僖宗皇帝在行宮寢疾月餘彌留臣下皆知不起于疾內外屬望在於壽王壽王仁孝大度弘寬有斷衆所歸心軍容聞大恐就御寢問疾問識臣否帝目瞪不語軍容大驚尋時矯制除西川監軍使仍馳驛赴任遂將拱宸奉鑾兩都自衛星夜倍程軍容才到西川僖宗已崩國朝果冊壽王登極皇帝位於是積年怨恨今日逞其志矣新令孜傳取之據實録令孜光啓二年爲西川監軍此月流端州在昭宗即位前自爲楊復恭所擯耳十國紀年曰三月僖宗東還詔流令孜儋州敬瑄端州皆拒朝命此據張彭耆舊傳致誤耳今從實録

代北節度使李國昌薨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國昌中和三年十月老司徒薨舊書中和三年十月國昌卒後唐獻祖紀年録光啓中薨於

位新沙陀傳光啓三年國昌卒太祖紀年録光啓三年正月云是歲獻祖文皇帝之喪太祖哀毀行服不獲專征實録置此年二月今從之

三月癸未詔僞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衆斬之皆死於岐山

岐山在鳳翔舊書帝紀河中械送僞宰相裴澈鄭昌圖命斬之於岐山縣太子少師致仕蕭遘賜死于永樂縣與此不同

時朝士受煴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極法

法司謂刑部處昌吕翻

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壬辰車駕至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

前過謂與朱玫迫逐乘輿也

恩賞必踈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太傳兼侍中鄭從讜罷爲太子太保　鎮海節度使周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稟給倍於鎮

海軍鎮海軍皆怨而後樓兵浸驕不可制寶溺於聲色不親政事築羅城二十餘里建東第人苦其役寶與僚屬宴後樓有言鎮海軍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庾支催勘使薛朗以其言告所善鎮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戢士卒浩曰惟反可以免死耳是夕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帥讀曰率下同攻府舍而焚之寶驚起徒跣叩芙蓉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矣寶帥家人步走出青陽門遂奔常州考異曰實錄寶被逐在四月壬辰新紀癸巳今從之恐四月奏到耳吳越備史二月依刺史丁從實浩殺諸僚佐癸巳迎薛朗入府推爲留後爲錢鏐誅薛朗張本寶先兼租庸副使城中貨財山積是日盡於亂兵之手高駢聞寶敗列牙受賀遣使饋以糵粉駢與寶爲仇故幸其敗爲事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元年糵子西翻細切爲糵碎礪爲粉寶怒擲之地曰汝有吕用之在他日未可知也揚州連歲饑城中餓死者日數千人坊市爲之寥落災異數見駢悉以爲周寶當之史言高駢貼於死亡而不悟爲僞于僞翻數所角翻見賢遍翻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刋州山南西道巡屬也建懼爲守亮所殺故不敢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路振九國志作周博雅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說式芮翻下難同難乃旦翻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

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利州古葭萌之地世傳古
以名邑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
不脩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不戰而擒也建從
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泝嘉陵江而下襲閬州
西漢水出秦州嘉陵谷亦謂之嘉陵水東南過葭萌又東南過閬中閬州東川巡屬酋慈由翻逐其
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
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飛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
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種章勇翻宜遣使奉表
天子杖大義以行師莽不濟矣部將蔡毋諫復說建
蔡毋姓也毋音無
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從之庠飛裕

鍾一普

諫皆許州人也汝潁多奇士自古然也史言英
雄角逐天必生人才以羽翼之初建
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既據
閬州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數所角翻遺唯季翻饋以軍
食建由是不犯東川豺狼不噬要非仁也力未及
豺耳觀後顧彥暉之事可見已
初周寶聞淮南六合鎮遏使徐約兵精誘之使擊蘇
州爲下卷徐約逐張雄始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六

六月初三日校改四字增三十二字刪一字
再校改三字增一字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實封玖佰户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三 起彊圉協洽四月盡著雍涒灘凡一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下

光啓三年夏四月甲辰朔約逐蘇州刺史張雄異日考

吳越備史四月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約曹州人也初從黃巢攻天長遂歸高駢駢用爲六合鎮將浙西周寶子墀楊茂實爲蘇州刺史約攻破之遂有其地據實録寶以其墀爲蘇州刺史朝廷已除趙載代

之張雄據蘇州必在載後備史恐誤今從新紀傳文意乃足張雄據蘇州見上卷上年帥讀曰率

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多爲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之用事宿將多爲所誅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畢師鐸降高駢見二百五十三卷乾符六年鐸將以下皆即亮翻

欲見之師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慙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娶高郵鎮遏使張神劒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劒以爲無是事神劒名雄人以其善用劒故謂之神劒考異曰十國紀年張雄淮南人善劒號張神

鍾一普

劒今欲別於前蘇州刺史張雄故從妖亂志但稱神劒時府中籍籍亦以爲師鐸且受誅漢書事籍籍如此顏師古注云籍籍紛紛也其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爲累語牛倨翻

累良瑞翻師鐸疑未決會駢子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路翻欲使師鐸帥外鎮將吏疏用之罪惡聞於其父帥讀曰率密使人紿之曰用之比來頻啓令公比毗至翻近也襄王煴加令公紿徒亥翻欲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當時機密文書謂之委曲張尚書謂神劒宜備之師鐸問神劒曰昨夜使司有文書使司謂淮南節度使司翁胡不言以婚姻呼之爲翁神劒不寤曰無之師鐸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

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之邪淮窒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按新書高駢傳駢置淮窒軍於淮口畢師鐸鄭漢章皆寃句人）昔歸順時副將也（謂去黃巢歸高駢時也）素切齒於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劒以所得委曲（詰極吉翻）神劒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劒以所得委曲（詰極吉翻）之姦惡天地所不容況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復不行（事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邪要爲此數賊以謝淮海

何必多言（爲古危翻禹貢曰淮海惟揚州）漢章喜遂命取酒割臂血瀝酒共飲之乙巳衆推師鐸爲行營使爲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意以漢章爲行營副使神劒爲都指揮使神劒以師鐸成敗未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爲公聲援二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尚書謀亦善苟終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相違（復扶又翻）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詗騎以白高駢（自高郵東南至揚州一百里詗翻正翻又火迥翻）呂用之匿之

朱珍至淄青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

千匹時王敬武鎮淄青朱珍以他鎮之將來募兵既不能制又爲所襲蓋群盜縱橫力強者勝莫適爲主故也辛亥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汴州其將張晊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北郊謂汴州城北郊原之地即赤岡也據舊史板橋在汴州城西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彼蓄銳休兵方來擊我未知朱珍之至謂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秦賢寨士卒踊躍爭先賢不爲備連按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爲神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言募兵於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陝失冊翻還從宣翻又如字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

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誘音酉師鐸兵少却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爲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斷丁管翻塞悉則翻延和閣駢所起見一百五十四卷中和二年聞譟譟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爲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處昌呂翻計尋退散儻或不已正煩亟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爲之勿使吾爲周侍中周侍中謂周寶也事見上卷本年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懅而退懅亦慙也音遽師鐸退屯山光寺山光寺在廣陵城北以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

乞師於觀察使秦彦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彦爲帥帥所
類翻會師鐸館客畢慕顏自城中逃出言衆心離散用
之憂窘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
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吾不欲復
出兵相攻復扶又翻君可選一温信大將温柔和也信誠實不妄言者也
以我手札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處昌呂翻按書及春秋分器記
退念諸將皆仇敵必不利於已甲寅遣所部討擊副
曲禮分毋求多漢書分職分部並音扶問翻則處分之分亦當同音令人讀爲分判之分誤也用之
使許戡齎駢委曲委曲即酈手札也及用之誓狀并酒殽出
勞師鐸勞力到翻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

之姦惡披泄積憤披開也分也決壅爲泄見戡至大罵曰梁纘
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戡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
乙卯師鐸射書入城射而用之亦翻用之不發即焚之丁巳用
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駢大驚匿于寢
室久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
左右驅出用之大懼出子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
可復入此復扶又翻自是高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
前左金吾衛將軍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
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
中丁壯索山客翻無問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令

分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角數所翻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駢遣大將石鍔鍔逆各翻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并駢委曲至楊子諭師鐸師鐸還曰令公但斬吕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爲質質致音駢恐用之屠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使使院節度使司官屬治事之所辛酉秦彦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楊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幾居依翻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戰格列木爲之漢人謂之笮格今譜之排杈師作牀

鐸毀其城以内其衆用之帥其衆千人力戰于三橋北帥讀曰率師鐸垂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梁纘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城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徹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各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侯申及本徐州健將高駢置左右莫邪都虞侯二將百五十人駢出則持槊衛守和者一年入見駢說之曰說式芮翻師鐸才用夜自教場門出比師鐸覺之追不及矣比必利翻及也

然後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爲福也若一二日事定浸恐艱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不聽楚靈王有言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晉禍故猶豫不聽高駢蓋知行留皆禍故遂竄匿會張雄至東塘張雄弃蘇州逃入海又自海浜江而上至揚州東塘及往歸之丙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宣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使疏丙寅丁卯駢牒請解所任以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秦彦過江趣讀曰促或說師鐸曰說式芮翻僕射鄉者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橫橫戶孟翻高令公坐自聾聵不能區理區分別也理調治也故順衆心爲一方去害去羌呂翻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摠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并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悛丑緣翻改也乃机上肉耳柰何以此功業付之它人豈惟受制於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且秦司空爲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爲之下乎廬州楊行密壽州張翱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亟紀力翻

急也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不敢輕進粗坐五翻就使它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爲高氏忠臣也師鐸大以爲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散求之其人畏禍竟不復出復扶又翻戊辰駢遷家出居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爲衛其實囚之也是日宣軍以所求未獲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爲燬燼新書高駢傳駢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寶貨山積於進奉樓按駢乾符末始自浙西徙淮南中和二年罷兵權利權貢獻始絕矣燬烏回翻燼徐刃翻已巳師鐸於府廳視事凡官吏非有兵權者皆如故復遷駢於東第復扶又翻下同自城陷諸軍大掠不已至是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爲靜街使禁

端賢

止之駢先爲鹽鐵使乾符六年駢爲鹽鐵轉運使中和二年解使職積年不貢奉貨財在揚州者填委如山駢作郊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郊天及御樓陳設六軍皆立仗及大赦元會內署行幸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蜃鳳數十萬事悉爲亂兵所掠歸于閭閻張陳寢處其中供居用翻張知亮翻昌呂翻庚午獲諸葛殼杖殺之弃尸道旁怨家抉其目斫其舌抉於決翻斷都管翻下斷手同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呂用之之敗也其黨鄭杞首歸師鐸師鐸署杞知海陵鹽事海陵監筦榷鬻鹽高霸時爲海陵鎮遏使霸獲其書杖杞背斷手足刳目截舌然

後斬之　蔡將盧瑭屯于萬勝萬勝鎮在中牟縣夾汴水而軍以絕汴州運路薛史梁紀曰盧瑭於圃田北夾汴水爲梁以拒運路宋白亦曰萬勝寨在圃田北　朱全忠乘霧襲之掩殺殆盡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云四月庚午朔無庚午薛史誤赤岡赤岡在汴城北全忠復就擊之殺二萬餘人蔡人大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兵休士　辛未高駢密以金遺守者駢冀以求出遺唯季翻畢師鐸聞之壬午復迎駢入道院道院起以迎神仙所以高駢所收高氏子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　前蘇州刺史張雄帥其衆自海泝江屯於東塘遣其將趙暉入據上元張雄馮弘鐸由此得據昇州帥讀曰

率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盧州刺史楊行密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合集爲參會說式芮翻二者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趣讀曰促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復扶又翻考異曰妖亂志中和三年高駢差梁纘知和州纘以孫端窺伺和州已久不如因而與之以責其効駢強之既行果爲端所敗及歸和州尋陷於端蓋端自是遂據和州也合數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師鐸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帥衆攻之帥讀曰率旬日不克漢章引兵救之用之聞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爲用之爲行密所誅張本　丙子朱

全忠出擊張晟大破之秦宗權聞之自鄭州引精兵會之宗權引兵會晟以擊全忠 張神劒求貨於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劒怒亦以其衆歸楊行密及海陵鎮遏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眙人賈令威悉以其衆屬焉揚州盱眙縣西南十里有行密屯兵曲溪劉金曲溪屯將也 行密衆至萬七千人張神劒運高郵糧以給之 朱全忠求救於兗鄆以擊蔡人 辛巳全忠以四鎮兵攻秦宗權於邊孝村大破之邊孝村在汴州北郊 斬首二萬餘級宗權宵遁全忠追之至陽武橋而還陽武橋在鄭州陽武縣縣在汴州西北九十里還從宣翻又如字 全忠

深德朱瑄兄事之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號者聞宗權敗皆弃去宗權發鄭州孫儒發河陽皆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朝廷以扈駕都頭楊守宗知許州事朱全忠以其將孫從益知鄭州事 錢鏐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靜江都將成及將兵討薛朗九域志杭州新城縣有東安鎮浙江靜江二都蓋分屯杭州城外沿山下至海門討薛朗以其逐周寶也 甲午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 歙書涉翻 丙申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使仍以畢師鐸爲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鍠

爲宣歙觀察使鏗戶肯翻戊楊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爲八寨以守之帥讀曰率下同秦彥閉城自守考異曰妖亂志六月癸卯朔秦彥命鄭漢璋等守諸門按籠至城下即應城守豈有戊戌行密至癸卯始守城乎今不取

六月戊申天威都頭楊守立十四都之一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鏖下相歐歐烏口翻擊也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宿衛皆嚴兵爲備已酉昌符擁兵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復扶又翻守立與昌符戰於通衢昌符兵敗帥鏖下走保隴州九域志鳳翔西至隴州一百五十里杜讓能聞難挺身步入侍韋昭度質其家於軍中難乃旦翻質音致誓誅反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守立復恭之假子

吳廷起

也壬子以扈駕都將武定節度使李茂貞李茂貞時領武定節宿衛爲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　甲寅河中牙將常行儒殺節度使王重榮重榮用法嚴末年尤甚行儒嘗被罰恥之被皮義翻遂作亂夜攻府舍重榮逃於別墅墅承與翻明旦行儒得而殺之制以陝虢節度使王重盈爲護國節度使又以重盈子珙權知陝虢留後珙居勇翻重盈至河中執行儒殺之舊書帝紀云常行儒殺王重榮推重榮兄重盈爲兵馬留後

戊午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宣州軍秦彥兵也

壬戌亳州將謝殷逐

其刺史宋袞　孫儒既去河陽李罕之召張全義於澤州去年孫儒陷河陽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蓋懷州逼近河陽全義尋退屯澤州也舊書帝紀云李罕之自澤州收洛陽　與之收合餘衆罕河陽懷州刺史張全義收洛陽之據河陽全義據東都共求援於河東李克用以其將安金俊爲澤州刺史將騎助之　考異曰太祖紀年録七月癸巳澤州刺史薛居正五代史亦云七月武皇以安金俊爲澤州刺史按實録六月全義已除河南尹薛史罕之傳云求援克用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助之蓋二人先以澤州賂克用也　表罕之爲河陽節度使全義爲河南尹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克用表張言爲河南尹東都留守實録以澤州刺史李罕之爲河陽節度使懷州刺史張全義爲河南尹按諸葛爽表全義爲澤州刺史及仲方敗罕之據澤州全義據懷州耳非刺史也

杭明貴

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爲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户全義麾下纔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城在二城之中間故謂之中州城　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牌謂之屯將即將翻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牌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河南二十縣河南洛陽二縣在城中其外偃師鞏緱氏陽城登封陸渾伊闕新安澠池福昌長水永寧壽安密河清穎陽伊陽王屋凡十八縣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陳讀曰陣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

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蔚音鬱 土曰曠土 曠空也 不耕之 勝音升）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治直之翻）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勞力到翻）有蠶麥善收者（蠶四伏無病而成繭）麥就實黃熟而豐厚爲善收 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閒言張公不喜聲伎（喜許記翻 伎渠綺翻）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衆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戶皆

有蓄積（比毗至翻 又毗必翻）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史究言張全義治河南之績効）杜稜等敗薛朗將李君暐于陽羨（敗補邁翻 暐于放翻 陽羨漢古縣晉立義興郡隋廢郡改陽羨爲義興縣唐武德七年分義興置陽羨縣尋省併入義興九域志義興縣在常州西南百二十里）秋七月癸未淮南將吳苗帥其徒八千人踰城降楊行密（帥讀曰率）八月壬寅朔李茂貞奏隴州刺史薛知籌以城降斬李昌符滅其族（中和元年李昌言逐鄭畋據岐兄弟七年而滅）朱全忠引兵過亳州遣其將霍存襲謝殼斬之（是年六月謝殼據亳州）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爲李茂貞以岐兵跋扈張本）以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朱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

第有功於已 朱瑄兄第救沐州破蔡兵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移書誚讓瑄復書不遜 考異曰編遺録八月丙午都指揮使朱珍以諸都將士日有逃逸者初未曉其端今乃知爲鄆帥朱瑄因前年與我師會合討伐蔡寇睹將士驍勇潛有窺覬之心密於境上懸金帛招誘如至者皆厚而納焉積亡既多上察之且不平是事因移文追索亡者朱瑄來言不遜上益怒其欺罔乃議舉兵伐之新傳全忠與朱宣情好篤密而內忌其雄且所據皆勁兵地欲造怨乃圖之即聲言瑄納沐亡命移書讓瑄以新有恩於全忠故荅檄恚望全忠由是顯結其隙高若拙後史補曰梁太祖皇帝到梁園深有大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虞四境之難每有蠻貊侵之狀時有薦敬秀才於門下乃白梁祖曰明公方欲圖大事輕重必爲四境所侵但令麾下將士詐爲叛者而逃即明公奏于主上及告四鄰以自襲叛徒爲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於吾初從其謀一出而致衆十倍蓋翔爲温畫策詐令軍士叛歸瑄以爲豐端也 全忠遣其將朱珍葛從周襲曹州壬子拔之殺刺史仵乙引禮又攻濮州與兖鄆兵戰於劉橋 劉橋在曹州乘氏縣東北濮州范縣西南按薛史戰于臨濮之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全忠與兖鄆始有隙

秦彦以張雄兵彊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尚書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弘鐸等 此等告身蓋高駢爲諸道都統時朝廷所給空名告身也廣陵人競以珠玉金繒詣雄軍貿食 貿音茂以物易物曰貿 通犀帶一得米五升 通犀帶通天犀帶也陸佃埤雅曰犀形似水牛大腹庳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額上一在項上一在鼻上即食角也小而不堪用亦有一角者舊說犀之通天者惡影常飲濁水重霧厚露之夜不濡其裏白星徹端世云犀望星而徹角即此也可以破水駭雞又犀之美者有光故雞見影而驚其次角理復有正插倒插正插者角腰以上通倒插者角腰以下通

杭監

亦曰尖花小而根花大謂之劖插犀亦絕愛其角墮
角即自理之王粲遊海賦曰羣犀代角丘象解齒是
也交州記曰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
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在頂者謂之頂犀在鼻
者謂之鼻犀犀有四輩其文或如桑椹或如狗鼻者
上黔犀無文螺犀文旋特犀文細牯犀文大而勻

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楊
行密幾居豈翻復扶又翻下同丁卯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
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楊行密軍於楊子蓋
並廣陵之西山以逼廣陵城陳讀曰陣下同袤音茂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
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守
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
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爲前鋒保爲公破之保爲于僞

杭監

翻濤趙州人也行密乃積金帛麨米於一寨麨音牟小麥也
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
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
金帛麨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
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
秦彥不復言出師矣　九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張
濬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高駢在道院秦彥供給
甚薄左右無食至然木像煮革帶食之有相啗者彥
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爲厭勝厭於涉翻又於玦翻外圍益
急恐駢黨有爲内應者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彥曰楊

州分野極災分扶問翻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并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瘞於計翻乙亥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帥讀曰率朱珍攻濮州朱瑄遣弟宰將步騎萬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擊宰於范范漢縣唐屬濮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里擒斬之冬十月秦彥遣鄭漢章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劒高霸寨破之神劒奔高郵霸奔海陵張神劒高霸各奔歸舊地丁未朱珍拔濮州朱裕奔鄆珍進兵攻鄆九域志濮州東至瑄使裕詐遣珍書遣唯季翻約爲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死者數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復扶又翻以其屬郭詞爲刺史

甲寅立皇子陞爲益王

杜稜等拔常州丁從實奔海陵光啓二年六月丁從實取常州至是而敗考異曰實録五月鄒攻常州丁從實投高霸吳越備史在十月新紀十月甲寅陷常州今從之錢鏐奉周寶歸杭州屬橐鞬具部將禮郊迎之杭州本鎮海巡屬故鏐以部將禮迎寶屬音之欲翻橐音羔鞬其言翻

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蕈泥爲餅食之蕈居隱翻蕈泥黏土也餓死者太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噸蹙而

已攢眉爲嚬皺頰爲蹙外圍益急彦師鐸憂懣殆無生意俯首（懣音悶）相對抱膝終日悄然（悄七小反詩曰憂心悄悄）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欲引還盧州）已已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帥讀曰率下同）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鬬而潰先是彦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賞罰輕重皆取決焉（先悉薦翻陳讀曰陣）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復扶又翻）奉仙曰走爲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纘不盡節於高氏爲秦畢用斬於戟門之外（唐設戟之制廟社宮殿之門二十有四東宮之門一十有八一品之門十六二品及京兆

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護之門十四三品及上都督中都督上都護上州之門十二下都督下都護中州下州之門各十設戟于門故謂之戟門韓問聞之赴井死（梁纘韓問一體之人纘既誅問知不免於罪故赴井而死）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粟米以賑之（揚行密寨在廣陵城西此餉軍之米也）行密自稱淮南留後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屢淮與揚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彦暉皆從（從才用翻）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攻守之勢地有所必爭揚行密之攻廣陵也寨于城西蔡人之攻行密又據其故寨蓋爭形勝者難以他圖也）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爲蔡人所得（重直用翻）秦彦

畢師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度江趣宣州秦彥欲還趣舊治趣七喻翻宗衡召之乃引兵還與宗衡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衡飲酒坐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坐徂卧翻宗衡將安仁義降於行密仁義本沙陀將也路振九國志安仁義初事李國昌於塞上以過奔河陽因入秦宗權軍中行密悉以騎兵委之列於田頵之上楊行密起於合肥一時諸將田頵爲冠一旦得安仁義列於頵上卒收其力用史言其知人善任儒分兵掠鄰州未幾衆至數萬孫儒未即攻廣陵先掠鄰州以益其衆幾居豈翻以城下乏食與彥師鐸襲高郵初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排陳斬斫使

李唐賓勇略功名略相當陳讀曰陣全忠每戰使二人偕往無不捷然二人素不相下珍使人迎其妻於大梁不白全忠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使親吏蔣乡暉召珍以漢賓代揔其衆漢賓當作唐賓館驛巡官馮翊敬翔諫曰唐制節度使屬官有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館驛巡官四人朱珍未易輕取鼓易以翻恐其猜懼生變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珍置酒召諸將唐賓疑其有異圖斬關奔大梁珍亦弃軍單騎繼至全忠兩惜其才皆不罪遣還濮州濮州爲珍殺唐賓張本因引兵歸全忠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爲惟敬翔能逆知之往

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全忠之移唐祚敬翔之力也李振之徒何梁有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也往依之發無由薦達翔久之計窘乃與人爲戲刺往往有警句傳於軍中太祖不知書喜淺近語聞翔所作愛之召署館驛巡官太祖與蔡賊相拒機略之間翔頗預之太祖大悅恨得翔之晚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翔傳曰翔每有所裨賛亦未嘗顯諫上倪仰顧步間微示持疑爾而太祖已察必改行之故裨佐之跡人莫得知按張昭遠莊宗列傳曰温狡譎多謀人不測其際唯翔視彼槃錯即揣知其心或有所不備因爲之助温大悅自以爲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一切諮之薛史誤

辛巳高郵鎮遏使張神劒帥麾下二百人逃歸揚州帥讀曰率丙戌孫儒屠高郵戍子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楊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阬之明日殺神劒於其第張神劒反覆於呂畢之間而死於楊行密之手挾狡用數者有時而窮也楊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壬寅命鎮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揚州府城曰有違命者族之於是數萬戶棄資產焚廬舍挈老幼遷於廣陵戊戌霸與弟昱雖于放翻部將余繞山史炤曰風俗通余姓秦由余之後　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昱約爲兄弟甘言以安其心置其將卒於法雲寺今揚州城中江都縣解之西有法雲寺然非其舊也

己亥秦宗權陷鄭州宗權今復攻陷之　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

使爲朱全忠與楊行密爭淮南張本　考異曰舊紀十一月秦彦引孫儒之兵攻廣陵行密遣使求援

于朱全忠制授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行營兵馬都統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朝廷加帝兼領淮南節度使在八月十國紀年曰初僖宗聞淮南亂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至是行密遣使以破賊告朱全忠在十月初入揚州時今從實録

陳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惡路翻恐其合兵圖己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養建爲子見上卷中和四年不爲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楊興元謂楊守亮事見上卷三年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喜詣梓州見彥朗曰十軍阿父見召令孜先爲神策十軍觀軍容使待建同父子故稱之當往省之省悉景翻還也陳敬瑄進撿校太師故稱之求一大州若得之私願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顧彥朗治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帥讀曰率與從子

鍾承鎰

宗鐵從才用翻鐵火外翻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宗瑤燕人姜郅燕於賢翻宗弼許人田師侃宗弁鹿弁也建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柰何延之入室彼安肯爲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竹綿竹漢縣江左置晉熙郡隋廢郡爲李水縣大業三年改曰綿竹唐屬漢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九十三里敗補邁翻下同遂按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此九域志成都府成都縣有蠶此鎮句古侯翻又古候翻又按德陽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疑重直用翻進退無歸矣田令孜

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髡髮羅拜成都南門樓即大夫樓也樓前有清遠橋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考異曰始建宿衛之時嘗領壁州刺史光啓三年四月已出爲利州刺史而舊紀薛居正五代史實録新紀皆云以壁州刺史攻成都誤也張彭耆舊傳曰光啓四年戊申十月十日田軍容除西川監軍使此月到十一月一日僖宗皇帝晏駕昭宗即位改文德元年文德二年已酉太師有除未下聞朝廷降使三軍百姓僧道詣驛就使車訴論二十年鐵券有一人驛亭截耳時有微雨卧踠於泥天使視之無言良久曰不必不必索馬揮鞭便發太師軍容專差親信於人衆中探使有何言既聞二人神色俱喪乃理兵講武更創置三都黃頭都以親密者管之諸軍頓隊十月探知朝廷除韋相公授西川節度使已宣麻軍容甚有懼色乃以書召閬州王司徒計其過綿州即出兵拒之令其怒怒必攻諸州所在發兵交戰此是軍容

計恐韋相公來交代以兵隔之言王司徒來侵我我所舉兵蓋與王氏相敵欲遮其反名十二月二十日驅人上城一更出兵數千人排於城外北面堤上二十一日王司徒大軍已至城下於城北街去來鬬數合已時川軍被一時築過橋堤上排者大走並收入城至暮王司徒收軍宿七里亭二十二日早又進軍過城至午又退止七里亭二十三日早引軍入新繁濛陽諸縣界城内出軍日有相持此年十一月改元龍紀元年已酉二月二十五日太戰三郊郊當作交乃各下數寨相守所至縣邑大遭焚燒户口逃竄十國紀年曰王建起兵攻成都諸書歲月不同蓋建事成之後其徒以擅舉兵爲恥爲之隱惡襲據閬州多言除移尤諱光啓末寇西川攻陳敬瑄事或移在文德年韋昭度鎮蜀敬瑄不受代後或云朝廷削奪敬瑄官爵建始會昭度討伐皆若受命勤王之師故李昊蜀書毛文錫紀事張彭耆舊傳揚堪平蜀德政碑吳融生祠堂碑馮涓大廳壁記收復邛州壁記皆當時撰録而自相抵牾吳融云歲在作噩之年相國韋公奉命伐蜀又云聖上即位之明年詔大丞相韋公鎮蜀起兵蜀丞相以討不庭尋拜公永平節度

兼都指揮使令按舊僖宗紀光啓三年十二月東川
顧彥朗壁州刺史王建連兵五萬攻成都陳敬瑄告
難于朝詔中使諭之唐年補録光啓三年十二月以
西川陳敬瑄東川顧彥朗相持詔李茂貞移書和解
與唐莊宗功臣列傳唐烈祖實録五代史王建傳莊
宗實録范質五代通録王衍傳所載略同韋昭度以
文德元年六月始除西川節度使十月至成都陳敬
瑄不受代昭度表敬瑄叛十二月丁亥除昭度招討
使王建求平節度使據長歷是年十二月甲子朔丁
亥二十四日也龍紀元年丁酉歲正月詔命始至成
都吳融据昭度受招討使敕月故云作亂之年伐蜀
是歲乃昭宗即位之明年韋公鎮蜀在前一年蓋融
誤以伐蜀爲鎮蜀耳舊紀云文德元年六月以韋昭
度爲西川節度兩川招撫制置使新書昭宗本紀文
德元年十月陳敬瑄反十二月丁亥韋昭度爲招討
使皆是也而舊紀誤云龍紀元年正月除昭度東都
留守五月王建陷成都自稱留後新書陳敬瑄傳全
用張彭耆舊傳云先除昭度節度使然後田令孜召
建以限朝廷與本紀及韋昭度傳自相違戾最爲差
繆張彭自言年僅八十追記爲兒童以來平生見聞

爲耆舊傳故其叙事鄙俚倒錯與舊史年月不相符
合今從五代史王建傳又新紀文德元年六月王建
陷漢州執刺史張頊實録龍紀元年正月建破鹿頭
關張頊來拒戰敗之按光啓三年十二月韋昭度討
陳敬瑄以漢州刺史顧彥暉爲軍前指揮使蓋其年
冬建破漢州顧彥朗即以彥暉爲刺史新紀實録皆
誤今從十
國紀年 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
難乃旦翻
朝直遥翻詔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諭之
皆不從 楊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裨將
曰霸高氏舊將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處
之天長處昌呂翻是自絶其歸路也不如殺之已而行密
伏甲執霸及丁從實余統山皆殺之高霸之死猶張神劒之死也
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死者數千人是日大

雪寺外數坊地皆赤高暉往出走明日獲而殺之呂用之在天長也是年五月用之歸行密於天長給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鋌鋌徒鼎翻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一醉之資庚戌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械繫命田頵鞫之云與鄭杞董瑾謀因中元夜邀高駢至其第建黃籙齋道書以正月十五為中元十月十五為下元黃籙大齋者普召天神地祇人鬼而設醮焉升仙界以為功德不可思議追懺罪根與升仙界以為功皆誕說也乘其入靜道家所謂入靜者靜處一室屏去左右澄神靜慮無思無營冀以接天神縊殺之聲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用之為節度使帥讀曰率是日署斬用之然家

沈增

刳害立盡并誅其族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胷桎梏而釘之定釘丁翻表襲言於行密曰廣陵飢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蔡賊謂孫儒也儒扶又翻重直用翻下輜重同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其衆二千人歸和州孫端所遣助楊行密還乙卯又命指揮使蔡儔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于廬州為蔡儔背楊行密張本趙暉據上元會周寶敗浙西潰卒多歸之周寶敗見上卷本年上元縣近京口故浙西唐廢蔣州以其地隸潤州光啓二年復置昇州治上元縣蓋臺城之堙廢久矣治直之翻而居之隋之平陳也悉毀建康臺城平蕩耕墾更於石頭城置蔣州唐廢蔣州以其地隸潤州光啓二年復置昇州治上元縣蓋臺城之堙廢久矣治直之翻服用奢僭張雄在東

塘暉不與通問雄浙江而上掌翻暉以兵塞其中流塞悉則翻雄怒戊午攻上元拔之暉奔當塗未至爲其下所殺餘衆降雄悉阬之是年夏張雄遣趙暉入據上元今忽其拒已而阬其降者降戶江翻致閏月之朝命也朱全忠遣内客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楊行密司馬李璠爲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全忠爲先進官爲都統顧不得領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汴始構怨自此以後豈特徐汴構怨哉朱全忠以得朝命遂與楊行密爭淮南

再交兵而再不得志然後息心耳璠孚袁翻

二月已巳朔新舊紀閏月無事不見新紀十二月癸巳在此月是亦以十一月爲閏妖亂志有後十一月十國紀年亦閏十一月惟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十二月後有閏月實録閏十二月庚子朔今不取癸巳考異曰長厤閏十一月庚子朔十二月癸巳秦宗權所署山南東道留後趙德諲陷荆南節度使張瓌留其將王建肇守城而去光啓元年張瓌據荆南至是而敗新書城陷瓌死人無識者并投於井復州長史陳瑞從瓌至江陵密斷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與此異

遺民纔數百家

饒州刺史陳儒陷衢州按路國志陳儒同安賊也九域志饒州東南至衢州七百二十九里宋白曰衢州春秋越西鄙之地晉爲東陽之境輿地志云漢獻帝初平三年分太末立新安縣晉太康元年以弘農有新安改名信安唐武德四年析婺州西境於信安縣置衢州先有洪水派山爲三道因曰三衢州以是名

上蔡賊帥

馮敬章陷蘄州帥所類翻地名解蘄州以水隈多蘄
萊因名州比有蘄水南入于江蘄渠
希翻　乙未周寶卒於杭州　考異曰吳越備史寶病
樟亭驛新紀十月丁卯錢鏐殺周寶十國紀年此月乙
未寶卒或曰錢鏐殺之新傳云錢鏐迎寶舍樟亭未幾殺
之今從吳越備史　錢鏐以杜稜爲常州制置使命阮結等
進攻潤州丙申克之劉浩走擒薛朗以歸光啓三年
寶而奉薛朗至是而敗劉浩逐周
兵迭爭常潤二州之民死於兵荒其存者什無一二
矣　考異曰吳越備史明年正月丙寅克潤州斬薛
朗按朗斬於杭州必不同在一日今從十國紀年
文德元年是年二月改元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畢師鐸
鄭漢章彥等之歸崇衡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
稍爲儒所奪神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并死乃誣告

彥等潛召汴軍儒殺彥等以宏爲馬軍使　張守一
與呂用之同歸楊行密復爲諸將合仙丹　復扶又翻爲于僞翻
合音閤　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　張守一之死宜哉嗜利而
招權弗可改也已　蔡將石瑱將萬餘人寇陳亳　陳亳二州
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癸亥以全忠爲
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　考異曰新紀正月癸亥全忠爲蔡州都統編
遺録二月癸未上以時溥阻我兼鎮具事奏聞丙戌
上奉唐帝正月二十五日制命授蔡州四面行營都
統則丙戌乃全忠受詔之日實録薛居正五代史皆
云二月丙戌因此而誤也舊紀五月丁酉朔制以全
忠爲蔡州都統月日尤誤今從編遺録新紀　諸鎮兵皆受全忠節度　張
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璮來爲留後怒

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來曰行密未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遮道（徐軍謂時溥軍）全忠乃止丙寅錢鏐斬薛朗（考異曰新紀丙寅薛朗伏誅鏐陷潤州十國紀年丁巳斬朗今從吳越備史）剖其心以祭周寶（薛朗逐周寶見上卷上年）以阮結爲潤州制置使二月朱全忠奏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乙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己丑至長安庚寅赦天下改元以韋昭度兼中書令（魏博節度使樂彥禎驕不法發六州民六州魏博貝相澶衛築羅城方八十里羅城魏州羅城也人苦其役其子從訓尤凶險既殺王鐸事見上卷中和四年

杭監

魏人皆惡之（惡烏路翻）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爲親兵謂之子將牙兵疑之籍籍不安（魏博牙兵始於田承嗣廢置主帥率由之今樂從訓復置親兵牙兵疑其見圖故不安將即亮翻）從訓懼易服逃出止於近縣彥禎因以爲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於路牙兵益疑彥禎懼請避位居龍興寺爲僧（考異曰舊傳彥禎危懼而卒實録彥禎自求避位退居龍興寺軍衆迫令爲僧舊紀魏博兵亂逐彥禎若卒不應云逐今從實録）玠知留後事（玠皮變翻）從訓引兵三萬至城下文玠不出（復扶又翻）衆推都將趙文戰衆復殺之推牙將貴鄉羅弘信知留後事先是人有言見白須翁言弘信當爲地主者（先悉薦翻）文玠

既死衆羣聚呼曰呼火故翻誰欲爲節度使者引信出應曰白須翁已命我矣衆環視曰可也遂立之引兵出與從訓戰敗之舊書帝紀書是年魏博軍亂逐其帥樂彥禎于相州刺史從訓帥衆攻魏州牙軍立其小校羅宗弁爲留後出兵拒之蓋并趙文珪羅引信姓名爲一人耳敗補遇翻從訓收餘衆保內黃內黃漢縣時屬魏州九域志縣在今縣西北十九里魏人圍之在州西南一百二十四里宋白曰魏以河北爲內河南爲外以陳留有外黃此爲內黃故縣城在今

先是朱全忠將討蔡州遣押牙雷鄴以銀萬兩請糴於魏先悉薦翻牙兵既逐彥禎殺鄴於館從訓既敗乃求救於全忠初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與張全義刻臂爲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復扶又翻意輕

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義聞之不以爲忤忤五故翻罕之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厭於鹽翻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主吏至河陽杖之九域志河南東北至河陽八十五里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尉所求柰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爲資啗人爲糧剽匹妙翻啗徒濫翻至是悉其衆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張全義尹河南十八縣各置屯將以領屯兵屯兵即民兵也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河陽有南城北城中潭城罕之踰

垣步走全義悉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
澤州九域志河陽北至澤州九十里求救於李克用三月戊戌朔
日有食之既文獻通考異曰舊紀僖宗百僚上徽號曰聖
正殿受冊昭宗紀大順元年正月戊子朔百僚上徽
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三月戊戌朔御
今從新紀止是昭宗尊號已亥上疾復作復扶又翻壬寅大漸皇弟
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屬之欲翻十軍觀軍容使楊復
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爲皇太弟監軍
國事復恭等祕喪不發時十六宅諸王從行乃於大
考異曰唐年補録僖宗御樓後疾復暴崩楊
宅中推帝爲監國帝之上有盛王儀王皆懿宗之子
帝居六宅之第三人舊紀羣臣以吉王最賢又在壽
王之上將立之唯楊復恭請以壽王監國按昭宗懿
宗第七子吉王保第六新舊傳懿宗八子無盛王儀

王今從舊紀人健早蔓見王六人居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少照詩翻宰相以下就見之
癸卯上崩于靈符殿年二十七遺制太弟傑更名敏更工衡翻以韋昭度攝冢宰昭宗即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
學喜許記翻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阼之始中外忻忻焉人心歡亂
思治承僖宗之後見昭宗之初政意其足以有爲也
攻秦宗權會樂從訓來告急乃移軍屯滑州遣都押
牙李唐賓等將步騎三萬攻蔡州遣都指揮使朱珍
等分兵救樂從訓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珍傳曰朱全忠裹糧於宋州將
珍軍于內黃敗樂從訓萬餘人按

珍往救從訓而云敗從訓誤也葛從周傳曰從太祖度河拔黎陽李固臨河等鎮至內黃破魏軍萬餘衆據薛史紀傳皆云太祖遣朱珍等救自白馬濟河下從訓獨從周傳云從太祖恐誤也

黎陽臨河李固三鎮元豐九域志澶州有臨河縣在鎮薛史晉紀鄴西有柵曰李固清淇合流在其側西六十里魏州魏縣有李固

獲其將周儒等十人敗補遺翻

進至內黃敗魏軍萬餘人

爲南面招討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安金俊安休

李克用以其將康君立

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

休五將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襲城自守

城中食盡求救於朱全忠以妻子爲質質音致王建

甚患西川統益彭蜀漢嘉眉邛簡資雅黎茂十二州皆被戈義翻

夏四月庚午追

杭明貴

尊上母王氏曰恭憲皇后壬午孫儒襲揚州克之

考異曰實錄儒陷揚州在五月恐是約奏到日今據舊紀云四月壬午朔新紀云戊辰妖亂志云四月癸未朔甲申儒陷揚州吳錄十國紀年無日但云四月今從舊紀紀年

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奔海陵表襄勸歸廬州再爲進取之計從之

朱全忠遣其將丁會葛從周牛存節將兵數萬救河陽李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帥騎兵逆戰於溫

溫縣屬孟州孟州治河陽九域志溫在河陽東七十里帥讀曰率

太行路斷都管翻行戶剛翻太行路在河陽北河東兵之歸路也

康君立等懼引兵還全忠表丁會爲河陽留後寢以張全義爲河南

尹會壽春人存節博昌人也全義德全忠出巳由是盡心附之朱全忠至此又併有洛孟矣全忠每出戰全義主給其糧仗無乏李罕之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罕之留其子頎事克用頎渠希翻身還澤州專以寇鈔爲事鈔楚交翻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令力正翻長知兩翻河中絳州之間有摩雲山絶高民保聚其上寇盜莫能近近其靳翻罕之攻拔之時人謂之李摩雲　樂從訓移軍洄水羅引信遣其將程公信擊從訓斬之與父彦禎皆梟首軍門癸巳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請修好好呼到翻全忠

乃召軍還詔以羅弘信權知魏博留後　歸州刺史郭禹擊荊南逐王建肇王建肇去年據荊南禹爲荊南留後荊南兵荒之餘止有一十七家禹勵精爲治撫集彫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昭宗天復三年成汭爲淮南將李神福所敗而死所謂晚年殆此時也治直吏翻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爲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秦宗權別將常厚據夔州禹與其將汝陽許存攻奪之久之朝廷以禹爲荊南節度使建肇爲武泰節度使

黔州武泰軍　禹奏復姓名爲成汭禹奏姓名事見上卷光啓元年　加李

克用兼侍中　五月己亥加朱全忠兼侍中　趙德諲既失荊南（荊南時爲成汭所奪）且度秦宗權必敗（度徒洛翻）壬寅舉山南東道來降（中和四年秦宗權遣趙德諲據襄陽至是來降降戶江翻）且自託於朱全忠全忠表請以德諲爲忠義軍以德諲爲節度使充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　朱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宗權於蔡州之南（舊書帝紀云蔡州行營奏大破賊於龍陂遂進兵以逼賊城）克北關門宗權退守中州（中州蔡州中城也）全忠分諸將爲二十八寨以環之（環音宦）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檢校侍中　陳敬瑄方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

言敬瑄前此常輸貢賦中困於兵以致斷絕王建因以爲敬瑄罪而間之建以成都尚彊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綦毋諫以爲不可庠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爲根本（邛渠容翻）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易以豉翻）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爲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帥所類翻）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它鎮以靖兩川（王建於東川巡內起兵以攻西川連兵不決兩川皆爲之不安）初黃巢之亂上爲壽王從僖宗幸蜀（事見二百五十四卷僖宗廣明元年）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臥磴石上田

令孜自後至趣之行 磚蒲官翻 趣讀曰促 王曰足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挾王使前 挾丑栗翻擊也 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 令孜倚陳敬瑄不肯離西川 上方憤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彦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爲龍武統軍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師懃等 武德三年分臨邛依政置安仁縣屬邛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三十八里費父沸翻 懃巨斤翻 所在擁兵自保衆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瑤說之 說式芮翻 皆帥衆附於建 帥讀曰率 給其資糧

建軍復振 復扶又翻 置佑國軍於河南府以張全義爲節度使 秋七月李罕之引河東兵寇河陽丁會擊却之 升鳳州爲節度府割興利州隸之以鳳州防禦使 蒲存爲節度使同平章事 僖宗中和二年以興晟爲節度使以守散關未及立軍府晟既敗走不再除帥令始立軍府於鳳州就除蒲存爲節度使 八月戊辰朱全忠按蔡州南城 楊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表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 中和二年鍾傳據洪州 兵強食足未易圖也趙鍠新得宣州去年趙鍠得宣州鍠户觥翻 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

說式芮翻使自採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
濟江會之今池州東北一百四十里銅陵縣有銅官渚破鍠必矣行密從
之使蔡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糝潭九域志無爲軍過柵江口帥讀曰率下同糝桑感翻
鎮今江行自糝潭口東過泥汊口又東無爲縣有糝澤
趙鍠所敗敗補邁翻鍠將蘇塘漆朗將兵二萬屯昌山宣州
當塗縣西南有昌山其東則梁山袁襲曰公引兵急趨昌山趨七喻翻堅
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
從之塘等大敗遂圍宣州鍠兄乾之自池州帥衆救
宣州武德四年以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貞觀元年州廢永泰元年復分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九域志池州東至宣州三百二十五里行密使其將陶雅擊

高士東

乾之于九華破之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界舊名九子山李白以峯有如蓮華改曰九華
乾之奔江西以雅爲池州制置使九月朱全忠以饋運不繼且秦宗權殘破不足憂引兵還丙申遣
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瑰之官朱全忠自以兼領淮南楚州其巡屬也故自除刺史錢鏐遣其從弟銖將兵攻徐約于蘇州銖音求
冬十月徐兵邀朱珍劉瑰不聽前徐兵時溥之兵也珍等擊之取沛滕二縣斬獲萬計孟方立遣其
將窦忠信將兵三萬襲遼州遼州本漢上艾沽二縣三年置遼州入年改曰箕州天元元年避夕宗名改曰儀州中和三年復曰遼州擊大破之擒忠信送晉陽辛卯葬惠聖恭定孝皇

帝于靖陵（靖陵在京兆奉天縣東北十里）廟號僖宗　陳敬瑄田令孜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治直之翻）十一月時溥自將步騎七萬屯吳康鎮（薛居正五代史朱珍攻豐下之時溥以全師會戰豐南吳康里）朱珍與戰大破之朱全忠又遣別將攻宿州刺史張友降之（降戶江翻下同）許州執忠武留後王蘊復取許州（去年宗權爲全忠所敗棄許州王蘊蓋全忠所命也）十二月蔡將申叢執宗權折其足而囚之折而設翻降於全忠全忠表叢爲蔡州留後　初感義節度使楊晟既失興鳳（見上卷光啓二年）走據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已之故將假威戎軍節度

使使守彭州（楊晟故神策指揮使）王建攻彭州陳敬瑄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新繁漢繁縣蜀後主加新字唐屬成都府九域志在府西北二十五里宋白曰新繁本漢繁縣蜀後主延熙十年涼州胡率衆降禪居之繁縣移戶於此俗謂之新繁縣名因俗而改）丁亥以韋昭度爲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爲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爲節度使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　戊子削陳敬瑄官爵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厚陷夔州（按新書楊守亮時帥山南西道守厚爲綿州刺史無亦楊守亮遣守厚陷夔州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七

六月初三日校改九字增十五字
再校改三字增二字刪一字

杭明貴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 司馬光 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 胡 三省 音註

唐紀七十四

起著雍作噩盡重光大淵獻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上

諱傑懿宗第七子及即位改名敏又改名曄

龍紀元年春正月癸巳朔赦天下改元

考異曰唐年補錄曰正月癸巳改文德二年爲龍紀元年百寮上帝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新舊紀實錄明年正月乃

上尊號補録誤也舊紀又云以劒南西川節度兩川招撫制置使韋昭度爲東都留守按昭度大順二年乃爲留守舊紀誤也今皆從實録

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劉崇望同平章事　汴將龐師古拔宿遷軍于呂梁九域志徐州彭城縣有呂梁洪鎮　時溥逆戰大敗還保彭城　壬子蔡將郭璠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　璠孚録翻考異曰實録申叢涉欲復立宗權爲帥汴將李璠知之斬叢涉以宗權薛居正五代史初申叢縛宗權折足而囚之雖納款於太祖欲自獻於長安以邀旌鉞及姦謀不就乃欲復奉宗權以接取其柄爲其將郭璠所殺繫宗權送于太祖即以璠爲留後太祖遣都統判官韋震奏事且疏時溥之罪願委討伐仍請降滄兗二帥之命按事全則明年朝廷命兼領滑州全忠若自求兼領滄兗二鎮全忠猶辭不受今豈敢遽求滄兗邪若爲滄兗二帥求之則兗帥朱瑾乃其無其名辭史實録皆云申叢欲以何人爲滄帥諸書皆無其名辭史實録皆云申叢欲

欲復立宗權按叢折宗權足而囚之豈有復奉爲帥之理蓋郭璠欲奪其功誣之云爾新舊紀五代紀傳皆云郭璠殺申叢而實録云李璠誤也李璠乃檻送宗權者　告朱全忠云叢謀復立宗權全忠以璠爲淮西留後　朱全忠又并淮西以連襄鄧其勢愈盛矣

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徙屯三交行章屯濛陽與建相持儀鳳二年分九隴雒什邡三縣置濛陽縣屬彭州九域志在州東三十一里宋白曰縣在濛江之北故曰濛陽

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權至京師斬于獨柳　考異曰舊紀汴州行軍司馬李璠監送秦宗權并妻趙氏以獻斬於獨柳實録三月全忠獻宗權斬於獨柳新紀二月戊辰朱全忠俘宗權以獻已丑宗權伏誅按宗權正月離汴不應三月始至長安戊辰獻俘不應至已丑始伏誅故但云二月

京兆尹孫揆監刑衙翻　宗權於檻車中

引首謂揆曰尚書察宗權豈反者邪但輸忠不效耳
觀者皆笑揆遜之族孫也（孫遜仕至刑部侍郎揆五世從孫也）三月
加朱全忠兼中書令進爵東平郡王（考異曰舊紀
郡王薛居正五代史在三月亦云封東平今從實録
止加中書令據考異則進爵東平郡王在四月封東平
然按舊書帝紀光啓元年封全忠沛郡王六字合汰
王此時雖未進爵東平固已封王矣）全忠既克蔡
州軍勢益盛加奉國節度使趙德諲中書令（僖宗中和二年
以蔡州爲奉國軍命秦宗權爲節度使文德元年以
襄州爲忠義軍命趙德諲爲節度使宗權既亡未嘗
以奉國節授人趙德諲亦未嘗兼奉國節當改奉國爲忠義）加蔡州節度使趙犨
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以陳州爲理所（忠武本治許州趙犨
陳人也又守陳有功因徙治所於陳犨昌牛翻）會犨有疾悉以軍府事授其

子昶表乞骸骨詔以昶代爲忠武節度使未幾犨薨（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趙犨傳曰文德元年蔡州平朝廷議勳犨檢校司徒充泰寧軍節度使又改授浙西節度使不離宛丘兼領二鎮龍紀元年三月又以平巢蔡功就加平章事充忠武軍節度使仍以陳州爲理所犨一日念子昶共立軍功乃下令盡以軍州事付於昶遂上表乞骸後數月寢疾卒昶傳曰犨遥領泰寧軍節度而犨有疾遂以軍州盡付於昶昶爲本州刺史俄而犨薨昶遂以軍州事付於昶遂上表乞骸後數月寢疾卒昶傳曰犨遥領泰寧軍節度使以昶爲理所時宗權未滅陳蔡忠武軍節度使亦以陳州爲理所時宗權未滅陳蔡封疆相接昶每選精銳深入蔡境蔡賊雖衆終不能抗以至宗權敗焉上云蔡州平以犨爲忠武節度使下云昶爲節度使時宗權未滅自相違今從犨傳）

丙申錢鏐拔蘇州（去年冬錢鏐攻蘇州事見上卷）徐約亡入海而死（光啓三年徐約據蘇州今走死）錢鏐以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
夏四月賜陝虢軍號保義（陝失冊翻）五月甲辰潤州

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　李克
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攻孝攻孟方立立六月拔磁洛
二州方立遣大將馬溉袁奉韜將兵數萬拒之戰於
琉璃陂方立兵大敗二將皆爲所擒克用乘勝進攻
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多怨至是皆不爲方立用方
立慙懼飲藥死中和二年孟方立據邢州爭攝洛州刺史遷素得
士心衆奉之爲留後守潞考異曰實錄克用以爭克脩遣澤州刺史安金俊討方立方立因結諸鎮救援其將奚忠信帥衆自磁州及并師圍磁州方立與謂曰欲圍邢州當先取磁州而方立單騎還邢州忠信死焉方立愧之乃自圍死三軍立其弟遷求援沐州朱全忠遣王虔裕赴之鎮州王鎔遣克用書而

退唐年補錄方立有謀將石元佐爲金俊所獲金俊問之元佐請攻磁州破奚忠信金俊乃殺之方立果與忠信引兵入磁金俊與之戰大敗忠信死方立單騎入邢州愧見父老遂自裁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六月李存孝下洛磁兩郡方立遣馬溉表奉韜盡率其衆逆戰於琉璃陂存孝擊之盡殪生獲馬溉奉韜初方立性苛急恩不逮下攻圍累旬夜自巡城慰諭守陴者皆倨方立知其不可乃飲酖而卒其從弟洛州刺史遷素得士心衆乃推爲留後求援於沐時梁祖方攻時溥援兵不出按李罕之攻下磁州進攻洺州乃擒馬溉實錄云溉爲罕之謀取磁州蓋誤以石元佐爲溉也又奚忠信去年已爲李克脩所擒乃云與方立率兵大戰亦誤也舊紀六月邢洛節度使孟方立卒三軍推其弟洛州刺史遷爲留後李克用出軍攻之新紀六月李克用冠邢州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卒其弟遷自稱留後按唐年補錄載王鎔奏得邢洛大將等狀以孟方立奄辭昭代三軍百姓同以親弟攝洛州刺史遷權知兵馬留後事及新舊紀實錄薛史武皇紀云立其姪遷恐誤今從諸書

於朱全忠全忠假道於魏博羅弘信不許全忠乃遣大將王虔裕將精甲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間古莧翻）為孟遷執王虔裕降河東張本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鍠鍠將奔廣陵田頵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幾居豈翻降戶江翻）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囷為粥以食餓者溫朐山人也（囷去倫翻倉圓曰囷食祥吏翻徐溫之遠略已見於此矣）鍠將宿松周本勇冠軍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為裨將（宿松漢皖縣地梁置縣唐屬舒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四十里宋白曰宿松縣漢元始中為松滋縣蜀盧江郡晉武帝以荊州有松滋縣遂改為宿松冠古玩翻）鍠既敗左右皆散惟李德誠從

鍠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妻七細翻李德誠自此遂世此心復能如從鍠之時乎）德誠西華人也行密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為宣歙觀察使（朝直遙翻歙書涉翻）朱全忠與趙鍠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表龍（龍季翻）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為折吾股肱也（折而設翻）吾好寬而龍每勸我以殺（好呼到翻）此其所以不壽與（與讀曰歟）孫儒遣兵攻廬州蔡儔以州降之（降戶江翻）朱珍拔蕭縣據之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廐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亦怒以

唐賓爲無禮拔劒斬之珍唐賓交惡久矣乘怒殺之不復顧慮遣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舍猝處置違宜處呂翻故留使者逮夜然後從容白之從千容翻朱全忠兼領淮南節度以敬翔爲左司馬逮夜而後言則全忠雖怒而未能發其暴全忠果大驚翔因爲畫策爲于僞翻下爲之同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蕭縣以牀擲之乃退使全忠不殺朱珍珍其肯爲全忠用乎霍存等爲之請弗思爾矣爲于僞翻取朱珍猶用前計諸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爲之請全忠怒未至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敬翔爲全忠謀丁未至蕭縣以龐師古代珍爲都指揮使八月丙子全忠進攻時溥壁會大雨引兵還　冬十月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薨子師範年十六軍中推爲留後棣州刺史張蟾不從詔以太子少師崔安潛兼侍中充平盧節度使蟾迎安潛至州與之共討師範爲王師範殺張蟾本作以給事中杜孺休爲蘇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事沈粲爲制置指揮使沈粲制其兵權杜孺休直寄坐耳楊行密遣馬步都虞侯田頵等攻常州時錢鏐將杜稜守常州十一月上改名曄　上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掘窌皆祭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祭聚挂翻衣裾分也襴音闌即今之袍也下施橫幅因謂之襴新志曰唐初士人以棠苧襴衫爲上服貴女功之始也一命以黃再命以黑三命以

纁四命以緑五命以紫中書令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襴袖標襈爲士人上服間髹者爲缺髹衫庶人服之長孫無忌又議令有司制法服法服謂冕服之長孫無忌又議服袍者下加襴緋紫皆視其品從才用翻至是又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當丁浪翻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官官始服劒佩侍祠考異曰按田令孜揚復恭跋扈雖威權震主官不過金吾衛上將軍則其餘宦官必卑矣但諸書不見當時宦官所欲衣者何品秩之濃服也

己酉祀圜丘赦天下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揚復恭恃援立功援立見上卷上年所爲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太極殿西內前

毀也他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矍居縛翻造七到翻多養壯士爲假子使典禁兵或爲方鎮非反而何楊復恭以假子守信爲玉山軍使守貞爲龍劒節度守厚爲綿州刺史其餘假子爲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邪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引立勇冠六軍冠古玩翻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

上見賢遍翻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比軍六軍皆分屯苑中屯營各有門晨夕啓閉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同平章事天武亦神策都之一期讀曰朞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臺申不集使集百官順節至中書邑不悅他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長知兩翻故有班見相公職為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復扶又翻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為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興兵不可全忠乃止史言孔緯相唐欲振紀綱惜制於時不得行其志耳田頵攻常州為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

楊光佑

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自賴上趨淮南擊孫儒宋僑置樓煩縣於汝陰郡界齊廢郡隋改為賴上縣唐屬潁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一十七里趨七喻翻後魏以縣為下蔡郡治所後子王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敗補邁翻行能奔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行章請降於建

十二月甲戌孫儒自廣陵引兵度江壬午逐田頵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州成及為錢鏐守潤州

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之在襄陽也有申屠生教之燒藥為黃金田令孜之弟過襄陽巨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中和四年巨容自襄陽奔成都令孜求其

方不與恨之是歲令孜殺巨容滅其族
大順元年春正月戊子朔羣臣上尊號曰聖文睿德
光武引孝皇帝改元上時掌翻 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
食竭力盡執王虔裕及汴兵以降僖宗中和二年孟方立據邢磁洺三州至是而亡 考異曰唐末見聞錄龍紀元年大軍拜李存孝邢州刺史十一月守破邢州城孟遷投來拜四日孟遷補充教練使太祖紀年錄及薛居正五代史皆曰大順元年李存孝攻邢州急邢帥孟遷以邢洺磁三州歸于我執朱温之將王虔裕等三百人以獻而無月太祖紀年錄又曰太祖徙孟遷于太原以大將安金俊爲邢洺團練使薛史孟遷傳曰大順元年二月遷執王虔裕等乞降武皇令安金俊代之今從實錄薛史虔裕傳曰時太祖大軍方討兗鄆未及救援邢人困而攜貳遷乃縶虔裕送于太原尋爲所殺按是時全忠方攻時溥未討兗鄆也王虔裕傳誤 克用以安金俊爲邢洺團

練使 壬寅王建攻邛州邛渠容翻 陳敬瑄遣其大將彭城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屢敗楊儒登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治直吏之翻 遂帥所部出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建養以爲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更工衡翻 乙巳建留求平節度判官張琳爲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復攻陳敬瑄也 琳許州人也陳敬瑄分兵布寨於犀浦郫導江等縣垂拱二年分成都縣置犀浦縣郫縣漢古縣唐並屬成都府九域志郫縣在府西四十五里 發城中民戶一丁不計其家丁數多少一戶則發一丁 晝則穿重壕採竹木運磚石重直龍翻 史炤曰古史考烏曹作塼 夜則登城擊柝巡警無休息韋

昭度營於唐橋王建營於東閶門外建事昭度甚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貞慶嵩降於建（貞音云姓也又音運）建以有遷知州事　汴將龐師古等衆號十萬度淮聲言救楊行密攻下天長壬子下高郵（下者降下）二月已未資州將侯元綽執刺史楊戡降於王建建以元綽知州事　乙丑加朱全忠守中書令　龐師古引兵深入淮南已巳與孫儒戰於陵亭（九域志泰州興化縣有陵鎮亭）師古兵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楊行密遣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據潤州李友將兵二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頵敗劉建鋒於武進（去年孫儒

使劉建鋒據常潤晉分曲阿縣置武進縣梁改爲蘭陵隋廢唐垂拱二年又分晉陵置武進縣屬常州九域志縣有青城鎮）敬言仁義威屯潤州友合肥人威慎縣人也　李克用將兵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丙子邢洛團練使安金俊中流矢死（中竹仲翻考異曰實錄四月丙辰朔李克用遣安金俊率師攻雲州赫連鐸求援於幽州李匡威出師赴之戰于蔚州太原府軍大敗燕師執金俊獻于朝據太祖紀年錄攻雲州在三月舊紀實錄皆在四月恐是約奏到然紀年錄不言克用敗蓋諱之也今從唐末見聞錄皆云金俊戰死實錄云執獻之亦誤）河東萬勝軍使申信叛降於鐸會幽州軍至克用引還

時溥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石君和將五百

騎赴之　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昭義節度使李克脩詬笞之詬古侯翻又許侯翻克脩慙憤成疾三月薨考異曰太祖紀年録太祖遣李罕之存孝攻邢州十月且命班師由上黨而歸克脩性吝嗇太祖左右徵賂於克脩旬日不豐掎其事笞克脩而歸太原俄而克脩憤恥寢疾薛史克脩傳曰龍紀元年武皇大舉以伐邢洺及班師因撫封於上黨按太祖紀但遣罕之存孝攻邢州不云親行蓋罕之存孝圍邢州克用但以大軍屯境上爲之聲援去十月先還罕之存孝猶圍邢州故正月孟遷降也遷克用表其爭決勝軍使克恭爲昭義留後爲潞州叛克用張本賜宣歙軍號寧國以楊行密爲節度使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附于時溥去年朱全忠取宿州朱全忠帥諸軍討之帥讀曰率溥出兵掠碭山碭徒郎翻

湯太元

全忠遣牙内都指揮使朱友裕擊之殺三千餘人擒石君和考異曰鄴象梁太祖實録前云四月丙辰後云乙卯溥出兵按長厤乙卯四月晦日實録誤也友裕全忠之子也　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殺之任音壬以徐公鉌代爲蜀州刺史鉌時橘翻丙寅嘉州刺史朱實舉州降于建丙子夔道土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降于建夔道故夔侯國漢立縣爲夔蜀北翻赫連鐸李匡威表請討李克用鐸其不利也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鎮共除之汴滑孟三鎮時皆屬全忠帥讀曰率與河北三鎮共除之河北三鎮謂盧

龍李匡威成德王鎔魏博羅弘信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帥所類翻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事見二百五十四卷僖宗廣明元年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更工衡翻改也附令孜事見中和元年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襄王熅之亂田令孜往依陳敬瑄自是之後復恭再用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令孜爲中尉罷濬知政事昭宗初考異曰舊傳幸山南復恭代在藩邸深疾宦官復恭有援立大勳恃恩任事上心不平之當時趨向者多言濬有方略能畫大計復用爲宰相判度支据舊紀實録新紀表濬自光啓三年九月拜平章事至大順二年兵敗坐貶未嘗罷免舊傳誤也今從新傳濬亦以功名爲已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見二百五十五卷僖宗中和二年三年濬爲都統判官王鐸爲都統張濬爲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

陳元汪

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好呼到翻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從千容翻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臣言中則制於宦官外則制於方鎮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上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三省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也四品以上尚書左右丞及六部侍郎門下中書省自左右諫議以上御史臺自中丞以上皆四品也以爲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爲不可杜讓能劉崇望二相也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宰相主兵則外廷之

勢重擠子細翻又子西翻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謂光啓二
年事見二百五十六卷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
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河南獨朱全忠河北獨李匡威請討克用耳餘皆不
欲也此千載一時載子亥翻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
失今不取後悔無及誅秦考異曰舊濬傳曰會朱全忠
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等奏請出軍
討太原按時安居受未殺李克恭舊傳誤也太祖紀
年録曰太祖中和破賊時濬爲諫議大夫出軍判官
常以虛誕誘太祖太祖薄其爲人及聞濬入中書太
祖常私於詔使曰張公傾覆之士先帝知其爲人不
至大任主上付之重位必亂天下濬知之陰銜太祖
按濬自僖宗時爲宰相紀誤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
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

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謂破黃巢復京
城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
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
犒賞之費一二年間未至匱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
上以二相言叶僎俛從之斷丁亂翻僎民尹翻俛勉彊不得已之意俛曰
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觀帝此言亦知河東之不可伐矣五月
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克用賜姓故編之屬籍注已見前以濬爲河
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以鎮
國節度使韓建爲都虞侯兼供軍糧料使以朱全忠
爲南面招討使李匡威爲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

濬奏給事中牛徽爲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喪息浪翻欲爲英武之舉橫挑彊寇挑徒了翻離諸侯心吾見其顛沛也沛音貝遂以衰疾固辭徽僧孺之孫也僧牛孺文宗大和中爲相李克恭驕恣不曉軍事潞人素樂李克脩之簡儉樂音洛且死非其罪潞人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將安居受等召河東兵以取潞州見二百五十五卷及孟遷以邢洛磁州歸李克用僖宗中和三年克用寵任之以遷爲軍城都虞侯羣從皆補右職從用翻其後孟知祥見任於莊宗亦遷之兄子也居受等咸怨且懼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既得三州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選

汪宏有

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陽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至銅鞮銅鞮漢縣唐屬潞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四十五里校户敎翻鞮丁奚翻而南至于沁水沁水水漢縣名唐之沁水後魏泰寧郡地也北齊廢郡爲永安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沁水唐屬澤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二百里衆已三千人李元審擊之爲霸所傷歸于潞將考異曰元審與霸同部送後院不死者蓋後院將有叛從元審故克用益元審兵使討霸也此段考異疑有闕文庚子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于朱全忠居受使召馮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爲野人帥讀曰率攻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衆推居受爲留後附

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爲留後 考異曰編遺録八月甲寅馮霸殺李克恭來降上請河陽帥朱崇節領兵入潞兼充留後戊辰李克用圍之上遣葛從周率驍勇夜銜枚斫營突入上黨以壯潞人之心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亦同按克用未嘗自圍潞也克恭傳李元審戰傷收軍於潞五月十五日克恭視元審於孔目吏劉崇之第是日克恭克恭元審並遇害州民推居受爲留後居受遣人召馮霸於沁水霸不受命居受懼將奔歸朝廷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馮霸軍霸乃引衆據潞州自稱留後求援於汴武皇令康君立討之汴將葛從周來援霸唐末見聞録曰五月十七日昭義狀申軍變殺節使當日黜汾州五縣土團將士赴昭義二十三日昭義僕射家累入府新紀五月壬寅安居受殺李克恭按壬寅十七日乃報到太原日也今從太祖紀年録薛史克恭傳舊紀五月丙午潞州軍亂殺李克恭監軍使薛績本函克恭首獻之于朝濬方起兵朝廷稱賀此蓋克恭首到日也舊紀又曰七月全忠遣從周帥千騎入潞州唐太祖紀年録薛史唐紀五月葛從周入潞太早蓋因克恭

死終言之編遺録薛史梁紀八月克恭死太晚蓋因從周入潞推本之又從周入潞全忠始請孫揆赴鎮當在揆被執前也今克恭死從紀年録從周入潞從舊紀時朝廷方討克用聞克恭死朝臣皆賀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權知留後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壬子張濬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帥讀曰率下同鄜音夫夏戶雅翻上御安喜樓餞之安喜樓安喜門樓也按楊復恭之亂上御安喜門劉崇望謂禁軍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竊意安喜門即朱雀街東之安上門也濬屏左右言於上曰屏必郢翻又必正翻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爲陛下除內患爲于僞翻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餞濬於長樂坂長樂坂在長安城東即滻坡樂音洛坂音反

酒屬之欲翻濬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邪濬曰俟平賊還方見作態耳未能成事而先爲大言此張濬之踈也復恭益忌之癸丑削奪李罕之官爵以附李克用也六月以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　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衆救成都已未王建擊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資簡相去二百十六里簡州比至成都百五十里雅州與邛州接壤相去二百七十里王建圍邛州以爲根本兵威所及故謝從本以雅州降之　孫儒求好於朱全忠全忠表爲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遂復爲仇敵好呼到翻幾居豈翻復扶又翻　光啓末德州刺史盧彥威逐義昌節

度使楊全玫自稱留後見二百五十六卷僖宗光啓元年玫莫杯翻　求旌節朝廷未許至是王鎔羅弘信因張濬用兵爲之請爲于僞翻乃以彥威爲義昌節度使　張濬會宣武鎮國靜難鳳翔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難乃旦翻　更命義成軍曰宣義辛未以朱全忠爲宣武宣義節度使按方鎮表全忠以父名誠請改義成曰宣義更工衡翻　全忠殊爲遼闊乃辭宣義請以胡真爲節度使從之然兵賦出入皆制於全忠一如巡屬及胡真入爲統軍竟以全忠爲兩鎮節度使罷淮南不領焉領淮南見上卷僖宗光啓三年

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汾州靈石縣西南有陰地關考異曰舊紀七

月乙酉朔王師屯于陰地太原大將康君立以兵拒戰按君立時圍潞州何暇至陰地關又不言勝負今不取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九域志壺關縣以山形似壺古於此置關故名考異曰舊紀實録皆云從周權知留後又汴人圍澤州呼李罕之云葛司空已入潞府李存孝圍潞州呼城上人云葛僕射可歸大梁似從周實爲留後也然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云帝請以河陽節度使朱崇節爲潞州留後實録明年五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朱崇節爲河陽節度使按河陽自解張全義圍以來常附蜀於汴朱全忠亦汴將丁會張宗厚等爲之留後非一人崇節蓋亦忠以部將爲河陽留後全忠使權昭義留後既不能守復歸河陽耳諸書因謂之節度使蓋誤也從周但與崇節共守潞州以其名著故外人但稱從周不數崇節也又遣別將李讜李重胤鄧季筠將兵攻李罕之於澤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軍於澤州之北爲從周應援

考異曰編遺録八月遣從周入上黨九月壬寅上往河陽令李讜救應朱崇節又命朱友裕張全義簡精銳過山於澤州北應接取崇節從周以歸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九月壬寅上至河陽遣李讜引軍趨澤路爲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爲應援既而崇節從周棄潞來歸戊申李重胤斬李罕之以城降按讜等初圍澤州時語城上人云張相公圍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是當時南兵方盛非孫揆就擒從周棄潞州之後也故置於此**李筠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請孫揆赴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爲汴人所據分兵三千使揆將之趣潞州**趣逾翻**八月乙丑揆發晉州**九域志自晉州東至潞州三百八十五里**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長子漢縣唐屬潞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四十五里**揆建牙杖節褒衣大蓋擁衆而行**凡節度使其行前建

牙旗杖所賜節褒衣大袖博裾之衣大蓋即今之清涼繖存孝突出擒揆及賜旌節中使韓歸範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衆於刁黃嶺盡殺之存孝械揆及歸範絖以素練絖充夜翻維繫之也徇於潞州城下曰朝廷以孫尚書爲潞帥命韓天使賜旌節韓歸範銜天子之命故謂之天使帥所類翻使疏吏翻葛僕射可速歸大梁令尚書視事遂絖以獻於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人誘之欲以爲河東副使誘音酉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分扶問翻豈能伏鎮使復扶又翻事鎮使邪節度使任居方鎮孫揆鄙薄之呼爲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

丁光棉

丙寅孫儒攻潤州命杜孺休刺蘇州蘇州刺史杜孺休到官去年朝廷

蘇州粲歸杭州鏐欲歸罪於粲而殺之粲奔孫儒王建退屯漢州自成都退屯漢州軍置徵督院逼以桎梏筆楚使各自占凡有財者如匿贓虛占急徵筆止鑾翻占之瞻翻無真自占爲有謂之虛占咸不聊生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爲沐兵所圍也克用遣李存孝將五千騎救之九月壬寅朱全忠軍于河陽沐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輕絕當道當道猶云本道沐軍自謂也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府張相公謂

張濬葛僕射謂葛從周曰旬月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呼火故翻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鬬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讜李重胤收衆遁去存孝窄之隨而擊之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復扶又翻葛從周朱崇節棄潞州而歸戊申全忠庭責諸將撓敗之罪撓奴教翻斬李讜李重胤而還異曰考唐太祖紀年録六月朱崇節葛從周據潞州李重胤鄧季筠張全義將兵七萬攻澤州李存孝將三千騎赴援初汴軍攻城門呼李罕之云云李存孝潰其言引鈇騎五百追擊入季筠營門生獲其都將十數是

夜汴將李讜收軍而遁存孝窄之追擊至馬牢山斬首萬級追襲掩擊至於懷州而還存孝復引軍攻潞州九月昭義軍前狀申昭義軍人拔滅逃遁收下城池擒獲到餘黨五十人巾縛送上至二十日行營都指揮使李存孝廻戈歸府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九月壬寅帝至河陽遣李讜引軍趨澤潞行至馬牢川與并師大戰不利鄧季筠被執復遣朱友裕張全義至澤州北應援葛從周朱崇節率衆棄潞州歸拔六月李存孝若已破李讜追至懷州懷州去河陽止一程豈得九月方到河陽讜之敗必在九月戊申前一兩日也蓋紀年録因從周據諸將敗軍之罪斬李重胤而還以徇遂班師焉實録九月甲申朔康君立急攻潞州朱全忠駐河陽遣李讜引軍趨澤潞至馬牢山川與并師大戰不利鄧季筠被執復遣朱友裕張全義至澤州北應援葛從周朱崇節率衆棄潞州歸拔六月李存孝若已破李讜追至懷州懷州去河陽讜之敗必在九月戊申前一兩日也蓋紀年録因從周據諸將敗軍之罪斬李重胤而還以徇遂班師焉實録九月戊申朔十九日壬寅二十五日癸卯全忠至河陽始遣讜等趣澤潞既敗而從周已棄潞州何得十九日

後攻澤州者猶云葛司空入路府乎蓋實録承紀年録而誤也今全忠往來月日從薛史事則兼采諸書

李克用以康君立爲昭義留後李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當鎮昭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用之志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衆數萬攻遮虜軍殺其軍使劉胡子克用遣其將李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

考異曰太祖紀年録是月幽帥李匡威會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之衆十萬寇我北鄙攻遮虜軍太祖御親軍出塞營於渾河川之田村李存孝引前鋒與賊戰於樂安鎮賊軍大敗遁走舊紀九月幽州雲州蕃漢兵三萬攻鴈門太原府將李存信薛阿擔

擊敗之實録閏月甲寅朔幽州李匡威下蔚州克用援兵至匡威大敗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之衆攻遮虜軍克用營渾河川戰於樂安鎮破之鐸乃退軍此蓋約奏到日唐末見聞録十一月十五日發往向北打鹿有使報稱幽州李匡威收却蔚州十六日至十八日旋發諸州兵士至軍前二十九日知客押衙苗仲周齎榜告殺燕軍三萬餘人十九日下復云十九日亦誤到殺得退渾一千帳二十九日下今但繫此月不書日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

新志河東道有武州領文德縣闕其建置之年及鐸之壻俘斬萬計李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詫勇略

詫丑亞翻誇也

君喜以口擊賊嗣源獨默然徐曰諸

喜許記翻

嗣源但以手擊賊耳衆慙而止

楊行密以其將張行周爲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蘇州

考異曰吳録十一月孫

儒攻破望亭無錫諸屯遂至
蘇州今從吳越備史在閏月　邛州刺史毛湘本田
令孜親吏王建攻之急食盡救兵不至壬戌湘謂都
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
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及二子
降於建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節
度判官張琳知留後時朝命以邛州建永平軍王建為節度使是年正月建攻邛州至是克之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蜀雅九域志邛州北至蜀州七十里西南至雅州一百六十里獠僣皓翻冬十月癸未朔建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鈇舉城降建鈇辛律翻乙酉朱全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朱全忠既領宣義節遂如滑州視事遣使者請

糧馬及假道于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又請於鎮
鎮人亦不許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　加邠寧節
度使王行瑜侍中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同平章事
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
承嗣將騎三千營于洪洞洪洞漢楊縣義寧元年改名屬晉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又北二百九十五里至汾州　李存孝將兵五千
營于趙城義寧元年分霍邑置趙城縣以春秋時晉獻公滅耿以賜趙夙因謂之趙城屬晉州九域志在州北八十五里宋白曰史記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注云在河東永安縣余按宋白既以趙城為造父所封之地又引史記注何所折衷哉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

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難旦翻）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近其靳翻）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復扶又翻）存孝引兵攻絳州（九域志晉州南至絳一百二十五里）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衆謀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李存孝雖悍不敢攻執宰相猶尚存故也）濬建自含口遁去（水經注洮水源出河東聞喜縣清襄山其水東逕大嶺下西流出謂之含口又西合于涑水即含山之口也）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

韓歸範歸朝（韓歸範與孫揆俱擒李克用遣之歸朝）附表訟冤（考異曰實錄）

十一月王師入陰地關至汾隰李克用遣將薛阿檀李承嗣拒之李存信以兵五千圍趙城韓建以華州兵戰存信設伏擊破之邠鳳之師未戰而走禁軍自潰由是大敗存信直壘晉州西門引軍攻絳州十二月壬午朔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而遁韓建以諸軍保晉州李存信追擊戰敗退保絳州張濬以汴卒禁軍屯晉州存信攻之三日濬建拔晉絳遁還存信收二州舊紀克用遣李存信薛阿檀拒王師于陰地三戰三捷由是河西鄙夏邠岐之軍渡河西歸韓建以諸軍保平陽存信追之建軍又敗建退保絳州張濬在晉州存信攻之三日相與謀云云遂退舍五十里十二月壬午朔濬傳建拔晉絳遁去存信收晉絳大掠河中四郡張濬傳曰十月濬軍至陰地邠岐華三鎮之師營平陽李存孝擊之一戰而敗進攻晉州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曰十月張濬之師入晉州遊軍至汾隰武皇遣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闕營於洪洞遣李存孝將兵五千營於趙城華州韓建以壯士三百人冒犯存孝營存孝追擊直壓晉州西

門張濬之師出戰爲存孝所敗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李存孝引收濬之師圍張濬于平陽云云存孝傳曰十月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去張濬之師入陰地關犯汾隰令韓建亦由含口而遁存孝收晉絳太祖紀年録十月張濬韓建直壓晉州西門自是閉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繼發李存孝將兵五千進擊營於趙城敗韓建遂收晉絳初濬部禁軍至晉壁不出存孝攻絳州十二月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遁建濬由含山路逃遁歸蓋楊復恭陰沮之也唐末見州邵鳳之師望風遁歸蓋楊復恭陰沮之也唐末見聞録曰八月五日相公差晉州挺到天使問大夫入京奏事兼貢表曰臣某乙言今月二十六日臣所部南界晉州長孟關使張承暉等投臣當道齎到宰臣張濬牓一道内稱招討處置使兼録到詔白云陛下削臣屬籍奪臣本官仍欲會兵討問云唐補紀曰朱全忠自攻破徐州頻貢章表克用與朱玫同立襄王以爲大逆其朱玫以下並已誅鋤克用時最爲魁首據其罪狀請舉天兵臣率師關東倚角相應朝廷遂以宰臣張濬爲都統授崔胤爲河中節度應援使大軍行到同州克用領蕃漢馬步捌三十萬入河北

界其張濬使人探朱全忠兵馬並不來相應乃於昭義西與太原交戰不利而回朝廷知爲全忠所賣便差使至克用所與賞給令回敗都統張濬於雲夢除崔胤於嶺外薛史李承嗣傳初大軍入陰地薛志勤與承嗣率騎三千抗之敗韓建之軍於蒙坑進收晉絳以功授忻州刺史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帥一軍收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按李存信傳無攻晉絳事蓋舊紀十月存孝已背太原故此戰皆云存信實録因之而誤据五代紀傳太祖紀年録當是存孝又隰州隸河中節度所入陰地關犯汾隰者蓋謂汾水之旁下濕曰隰耳又紀年録實録以張行恭爲晉州刺史亦誤也今從薛史晉州刺史若已走則濬建安能保城實録誤也今從李存孝傳唐補紀云崔胤爲河中節度尤爲疎謬自餘諸書參取之

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翦黃巢黜褒王存易定

執宜國昌克用三代歷武宣懿僖四朝破龐勛見二百五十一卷懿宗咸通十年翦黃巢見二百五十五卷僖宗中和三年四年黜褒王見二百五十六卷光啓二年存易定見光

啓元年 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日冠古玩翻）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拓跋思恭取鄜延以授其孥思孝）朱全忠之侵徐鄆（謂朱全忠攻時溥於徐攻朱瑄於鄆事並見上）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阽危之時則譽臣爲韓彭伊呂（阽余廉翻又丁念翻臨危曰阽危譽音余稱譽）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爲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臣獨不懼陛下他日之罵乎況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邪今張濬既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鬬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叩閽頓首冊陛訴姦回於陛下之扆坐（扆隱記天子負扆南面而立扆畫斧屏風也設之户牖間坐徂卧翻）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司敗即司寇之官）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濬與韓建踰王屋至河陽撤民屋爲栰以濟河（河南王屋縣有王屋山王屋漢河東垣縣地後魏置長平縣後周置王屋郡隋廢郡爲縣九域志縣在孟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考異曰實録明年二月云時張濬韓建兵敗後爲克用騎將李存信所追至是方自含山踰王屋出河清逵于河陽河溢無舟楫建壞民廬舍爲木罌數百度河人多覆溺似太晚今因濬建走終言之）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鎮魏倚河

東爲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鄜夏之兵會之華户化翻鄜當作廊詳見辯誤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幽李匡威雲赫連鐸楊復恭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復從扶又翻史言張濬志節可憐

十二月孫儒拔蘇州殺李友

考異曰並寇壽州壽春人初據本州秦宗權遣孫儒及行密同攻陷揚州儒專據之龍紀元年儒引軍攻之大順元年襲據揚州稱留後比通時溥儒出據宣州此說最爲差誤舊史據昭遠所記及唐年補録作行密傳但知行密非受宗權命與孫儒同陷揚州餘皆無次叙今按吴録太祖紀及高遠唐烈祖實録行密傳云光啓三年十月秦彦畢師鐸出走行密入揚州十一月孫儒圍楊州文德元年四月儒陷揚州行密奔廬州入月自廬州帥兵攻宣州殺趙鍠大順二年七月孫儒再渡江攻宣州景福元年六月執斬儒復歸楊州且龍紀元年孫儒方彊行密新得宣州安能襲據楊州踰年哉近修唐書行密傳全用吴録事迹乃云儒進攻行密行密復入揚州北通時溥扞儒朱全忠遣龐師古助行密敗於高郵行密懼退還宣州蓋承莊宗列傳五代史之誤而不考正也

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蘇州又遣其將歸傳道守潤州楊行密遣安仁義破錢鏐之兵而取常蘇潤孫儒又從而奪之民之死於兵者不知其幾矣

辛丑汴將丁會葛從周擊魏度河取黎陽臨河黎陽漢古縣唐屬衛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隋分黎陽縣置臨河縣唐屬相州龐師古存下淇門衛縣衛漢朝歌縣紂所都朝歌城在今縣西隋大業二年改曰衛縣唐屬衛州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淇門鎮

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是歲置昇州於上元縣以張雄爲刺史至德二載以潤州江寧縣置昇州上

元二年廢今復置　考異曰新地理志光啓三年以上元等四縣置昇州張雄傳大順元年復以上元爲昇州授雄刺史吳録馮弘鐸傳大順元年復以上元爲昇州命弘鐸爲刺史按是時雄尚存今從雄傳

二年春正月羅弘信軍于內黃丙辰朱全忠擊之五戰皆捷至永定橋斬首萬餘級弘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忠命止焚掠歸其俘還軍河上魏博自是服於汴　庚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爲荆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濬爲鄂岳觀察使二人罷相以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同晉絳喪師也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彦若爲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昭緯慎由從子崔慎由相宣宗從才用彦若商之子也徐商見二百四十九

卷宣宗大中十二年

楊復恭使人劫孔緯於長樂坡斬其旌節資裝俱盡緯僅能自免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復恭又翻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温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竊謂克用此表楊復恭密教之也　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　考異曰舊紀太原軍屯晉州克用遣中使韓歸範還朝因上表訴寃言賊臣張濬依倚全忠離間功臣朝廷欲令釋憾下羣臣議其可否左僕射韋昭度等議云云在十二月按是年昭度討陳敬瑄舊紀誤今從實録

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

田顗安仁義屢敗退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
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東溪在宣城東今謂之宛溪）行密守備尚
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濛將五百人屯溪
西（溪西即宛溪之西）濛使士卒傳呼徃返數四從立以爲大
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溧水漢溧陽縣隋分置溧水縣時屬昇州九域志在州東八十五里）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
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
人（帥讀曰率下同）二月加李克用守中書令復李罕之官
爵再敗張濛繡州司户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
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文德元年遣昭度討西川至是三年矣）饋運不

繼朝議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復敬瑄官爵（新紀考異曰乙巳赦陳敬瑄巳未詔王建罷兵不受命十國紀年亦曰二月乙巳復敬瑄官爵按二月辛巳朔無巳未新紀誤也今從實録）令顧彦朗王建各帥衆歸鎮（使顧彦朗歸梓州王建歸邛州）王師範遣都指揮使盧弘擊棣州刺史張蟾弘
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人以重賂迎之曰師範童騃（騃語駭翻疑愚也）不堪重任願得避位使保首領公之仁也
弘以師範年少信之不設備（少詩照翻）師範密謂小校安
仁劉鄩曰（安仁漢縣古根牟國唐屬蜀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校尸教翻鄩徐心翻）汝能殺弘吾以汝爲大將弘師範慰諭士卒厚賞重誓
鄩殺弘於座及其黨數人師範伏甲而享之

自將以攻棣州執張蟾斬之崔安潛逃歸京師師範以鄆爲馬步副都指揮使詔以師範爲平盧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好呼到翻每本縣令到官師範輒備儀衛往謁之令不敢當師範命客將挾持令坐於聽事客將主唱導賓贊賓客漢晉鈐下威儀之職將即亮翻令力丁翻聽讀曰聽自稱百姓王子孫不忘本也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注云父之所樹子不敢不恭敬張濬至藍田逃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上表爲緯濬訟冤爲偽于翻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緯至商州而還亦寓居華州邢洛節度使安知建

潛通朱全忠安金俊既死李克用以安知建代鎮邢洛李克用表以李存孝代之知建懼奔青州朝廷以知建爲神武統軍知建帥麾下三千人將詣京師過鄆州朱瑄與克用方睦伏兵河上斬之薛史安知建奔青州自棣州沂河歸朝朱瑄邀斬之河上帥讀曰率傳首晉陽　夏四月有彗星見于三台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見賢遍翻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長直亮翻甲申赦天下成都城中乏食弃兒滿路父子不能相贍至於弃之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邏郎佐翻以白韋昭度昭度曰滿城飢甚忍不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餓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販者

浸多然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
斛之每筒百餘錢餓殍狼籍深式禁翻量音良殍被表翻軍民彊
弱相陵將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爲酷法或斷腰或斜
劈斷都管翻劈普壁翻死者相繼而爲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
以爲懼吏民日窘窘巨隕翻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
殺之慘毒備至內外都指揮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
性仁恕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
一人有異志邪耕懼夜取俘囚戮於市王建見罷兵
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建請韋公
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朝直遥翻建表請陳敬瑄田令

孜罪不可赦請以建不奉詔而不能制更授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按此命蓋在昭度還朝之後也恐當作稱考異曰十國紀年朝議願畢命以圖成功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瘥耳瘥與癬同音息淺翻當以日月制之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鬻食之韋昭度攻成都置行府以治事鬻力充翻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後三使節度使招撫使制置使也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觴馬前泣拜而別跪觴跪而奉觴也昭度甫出

劒門劒門諸葛亮立關唐聖歷二年分普安永歸陰平置劒門縣屬劒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五十五里

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復扶又翻昭度至京師除東都留守考異曰舊紀龍紀元年正月昭度爲東都留守實錄大順二年三月乙亥復陳敬瑄官爵丙子以昭度爲東都西川節度及招討使則便應釋兵東歸不應更留在彼縱使彊留諸軍亦安肯禀服王建亦何必更說之云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籌之舊傳建脅說昭度奏請還都建以重兵守劒門急攻成都昭度還以檢校司空充東都留守新傳亦同蓋今年三月既復敬瑄官爵但召昭度還朝王建不肯罷兵昭度爲所牽率亦同執奏以爲敬瑄不可赦既而爲建所脅授兵東歸朝廷責其進退失據故左遷留守如新舊傳所云者是也今從之又昭度初圍成都楊守亮爲招討副使餗彥朗爲行軍司馬王建爲都指揮使同在成都城下及昭度東歸時獨建在彼以兵授之不見二人者按三月乙亥詔書但云令彥朗各歸本鎮則是守亮先已歸也彥朗得此詔必亦歸獨昭度與建留

劉安有

在彼耳然建令東川將唐友通食駱保是彥朗身歸而留兵攻成都也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亘五十里環音患有狗屠王鷂鷂亦肖翻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說式芮翻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鷂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鬻茶於市陰爲吏民稱建英武兵勢彊盛爲鷂僞翻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懈古隘翻而衆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降以覘之敬瑄以爲將使乘城既而復以詐得歸復扶又翻又如字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爲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從才用翻更工衡翻以武安節度使周岳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察爲欽化軍節度光啓元年

改武安軍 李克用大舉擊赫連鐸敗其兵於河上北河之上

敗補遁翻 進圍雲州 楊行密遣其將劉威朱延壽將兵三萬擊孫儒于黃池九域志宣州當塗縣有黃池鎮威等大敗延壽舒城人也孫儒軍于黃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楊州使其將康睟據和州睟于放翻安景思據滁州和滁相去一百五十里 丙午立皇子祐為德王 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和滁康睟降降戶江翻安景思走 秋七月李克用急攻雲州赫連鐸食盡奔吐谷渾部赫連鐸本吐谷渾酋長開成中其父帥種人三千帳自歸守雲州十五年至是而亡 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克用率兵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盧龍李匡威自率步騎萬餘援王鎔按唐太祖紀年錄是時克用方攻赫連鐸既平雲州乃討王鎔實錄蓋因舊紀之誤又紀年錄曰七月太祖進軍至於柳城會赫連鐸力屈食盡奔入吐渾云云實錄云克用遣將急攻雲州蓋以前云克用親討王鎔故也按紀年錄討王鎔在後實錄誤既而歸於幽州克用表大將石善友為大同防禦使朱全忠遣使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儒恃其兵彊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數所具翻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度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飢民揚州之民仇孫儒而德楊行密使孫儒不死於宣州揚州之民亦必歸楊行密矣 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

饋之諫由是德行窓 爲張諫降行窓張本 邢洛節度使李存孝勸李克用攻鎮州克用從之八月克用南巡澤潞遂涉懷孟之境 朱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州克其外城 元年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附于時溥 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 沈約曰廣德縣疑吳所立劉昫曰廣德縣漢故障也宋分宣州之廣德以縣界廣德故城爲德二年改爲廣德以縣界廣德以城爲吳興之故障置綏安縣唐至名屬宣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十里楊行窓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窓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窓出之 帥讀曰率 王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巡內州縣率爲建所取威戎節度使楊晟時饋之食建以兵據新都彭州道絕 田令孜以彭州爲威戎軍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辛丑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負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 言令孜養建爲假子也 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 太師謂陳敬瑄復扶又翻 是夕令孜自攜西川印節詣建營授之 舊書龍紀元年五月壬辰朔漢州刺史王建陷成都遷陳敬瑄於雅州建自稱兵馬留後復用田令孜爲監軍記事既有不同而紀年前後復有兩年之差 將士皆呼萬歲建泣謝請復爲父子如初先是建常誘其將士曰成都城中繁盛如花錦一朝得之金帛子女恣汝曹所取節度使與汝曹迭日爲之耳 先悉薦翻 壬寅敬瑄開門迎建 僖宗廣明元年陳敬瑄鎮西川至是而亡 建署其將張勍爲

馬步斬斫使使先入城乃謂將士曰吾與汝曹三年百戰今始得城汝曹不憂不富貴慎勿焚掠坊市吾已委張勍護之矣彼幸執而白我我猶得赦之若先斬而後白吾亦不能救也既而士卒有犯令者勍執百餘人皆捶其胷而殺之積尸於市衆莫敢犯故時人謂勍爲張打胷勍渠京翻捶止蘂翻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小校韓武數於使廳上馬牙司止之使廳節度使廳事也牙司吏也掌使牙之事數所角翻上持掌翻武怒曰司徒許我迭日爲節度使上馬何爲建密遣人刺殺之刺七亦翻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敬瑄曰三兄尊重

丁光祥

敬瑄第三朝直遥翻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日具記事咨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已以至於亡建表敬瑄子陶爲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明年罷歸寓居新津以一縣租賦贍之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更文武堅媮畏禀阮謝從本曰王宗本更其姓名以爲假子更王建所陳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史言王建以能有蜀軍容使左神策軍中尉楊復恭摠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爲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假子龍劒節度使守忠不輸

貢賦上表訕薄朝廷龍劒節度領龍劒利閬四州上勇王璟求節度使上訪於復恭復恭以為不可璟怒詬之詬古侯翻又許侯翻璟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為黔南節度使是時以黔中節度為末泰軍黔中以南則羈縻諸蠻州矣未知黔南節度置於何所豈楊復恭欲殺王璟特創置此鎮以授之邪惡烏路翻黔渠今翻至吉柏津利州益昌縣有桔柏津益昌驛有古柏土人謂之桔柏因以名津據楊復恭傳王璟取道興元至桔柏津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為深恨之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慍於運翻怒也懟直類翻怨也稱疾求致仕

九月乙卯以復恭為上將軍致仕賜以几杖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遣腹心張綰刺殺之刺七亦翻加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兼中書令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張筠降于丁會癸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為西川節度使甲申廢永平軍永平軍去年置永平節鎮於邛州以授王建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好呼到翻施式豉翻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據舊史楊復恭居第在昭化里近其靳翻假子守信為玉山軍使數

徃省之數所角翻省悉景翻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樓陳兵自衛命天威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張綰帥家衆拒戰家衆楊復恭私所蓄養之軍也帥讀曰率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禁兵守含光門含光門皇城南面西來第一門也俟其開欲出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諾遂從崇望而東守信之衆望見兵來遂潰走守信與復恭挈其族自通化門出趣興元通化門長安城東面北來第一門趣七喻翻永安都頭權安追之擒張綰斬之永安都亦神策五十高適有

四都之一復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貞及綿州刺史楊守厚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爲名守厚亦復恭假子也李克用攻王鎔大破鎮兵於龍尾崗斬獲萬計遂按臨城攻元氏柏鄉薛居正曰龍尾岡在臨城西北臨城本房子天寶元年更名與元氏志臨城在趙州西南一百三里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曰攻元氏斬首千級進拔雹水攻柏鄉按雹水屬易州克用方攻鎮州以救易定必不取其地恐誤也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用大掠而還軍于邢州

十一月曹州都將郭銖殺刺史郭詞降於朱全忠曹州天平節度使朱瑄巡屬也泰寧節度使朱瑾將萬餘人攻單

州唐末以宋州之單父碭山曹州之成武兗州之魚臺置單州九域志兗州西南至單州二百八十里

單州時屬朱全忠單音善帥讀曰率知俊沛人徐之驍將也溥軍自是不振全忠以知俊爲左右開道指揮使 辛未壽州將劉引鄂惡孫儒殘暴惡烏路翻下同舉州降朱全忠 十二月乙酉汴將丁會張歸霸與朱瑾戰於金鄉大破之殺獲殆盡瑾單騎走免 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橫橫戶孟翻出入常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似先知宦官也舊書帝紀作部將嗣光審考異曰唐補紀景福二年四

王本福

月十七日夜見掃星長十丈餘承旨陳圧用奏當有亂臣將入宮內昭宗乳母名曰芥子自即位加夫人寵呼白婆左神策軍天威都軍使胡引立先是軍中馬騎官巧佞取容朝廷達官多重之楊復恭爲軍主與改姓名爲楊守節主上每出畋遊經天威軍內其楊守節以憸巧趨附乞與主上爲兒既而允從頗生驕縱於是引聖人入堂室令妻妾對於庭簷或入內中經旬不出致主有撫櫃之咎爲臣懷通室之非承旨陳圧用奏當有未曾識望阿郎畧將宣示以慰醉奏云玉印金箱兒未曾識望阿郎畧將宣示以慰平生其白婆在側曰此寶非凡人得見不用發言於是奏曰除此老嫗才應太平從此白婆得罪不見蹤由兩神策軍以其事漸乖必爲大禍與諸王商議須急去除於重陽節向樞密院中排宴喚入謝恩却出宣化門供奉官似先知袖劒揮之諸王相次剸刃以爲葅醢按胡引立即順節也新舊紀及諸書景福二年皆無此事蓋程圧柔傳聞之誤今日從實錄事則參取諸書從者大譟而出從才用翻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之數三都皆神策五十四都至暮乃定百官表賀大掠永寧坊

孫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蘇州自此爲錢氏所有復扶又翻）儒屢破楊行密之兵旌旗輜重亘百餘里（重直用翻）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　以顧彥暉爲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求使楊守厚囚道弼奪旌節及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弼救於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弼（華户化翻姓也）建密謂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犒師汝曹於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守厚七砦（砦與寨同音士賣翻）守厚走歸綿州彥暉具犒禮諸將報宴宗弼以建謀告之彥暉乃以疾辭初李茂貞養

子繼臻據金州均州刺史馮行襲攻下之（九域志均州西至金州七百里）詔以行襲爲昭信防禦使治金州（方鎮表倩宗光啓元年置昭信防禦於金州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行襲破楊守亮兵詔升金州節鎮以戎昭爲軍額即以行襲爲節度使按實録光化元年正月始以昭信防禦使新方鎮表光啓元年升金商都防禦使爲節度使是年罷節度置昭信軍防禦使爲節度使天祐二年賜號戎昭軍薛史誤也）楊守亮欲自金商襲京師行襲逆擊大破之　是歲賜涇原軍號曰彰義（考異曰新表在乾寧元年今從實録）

增領渭武二州

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弟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已爲留後（發兵攻羅譁曰蔣文懌閩中實録云）

大順中巖薨十國紀年在大順二年昭宗實録在明年三月恐約奏到今從閩中録十國紀年又辞史閩中録閩書皆云范暉巖墳餘書皆云妻弟林仁志王氏啓運圖載監軍程克諭表云妻弟此最得實今從之